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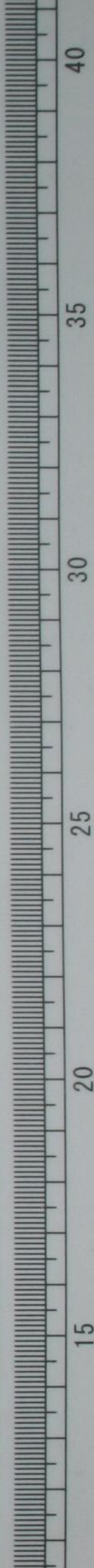


讀杜心解

七卷

二冊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19
8



文庫 17
W119
8

讀杜心解卷四

卷四之一 七律

題張氏隱居二首

其二為五律
見三之一

鄭駙馬宅宴洞中

附唐

故德儀贈淑妃
皇甫氏神道碑

城西陂泛舟

贈獻納使起居田

舍人澄

附封西岳
賦并表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

老陷賊之故闕為面別情見於詩

臘日 奉和賈

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附賈至
岑三詩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紫宸殿退朝口號

題省中壁

曲江陪鄭八

文南史飲

曲江二首

曲江對酒

曲江對雨

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

題鄭縣亭子

望

昭和六年二月一日贈
土岐善唐氏寄

010185192496

岳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 九日藍田崔氏莊

崔氏東山草堂 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

人二首 卜居 蜀相 有客 狂夫 江

邨 恨別 野老 南隣 至後 和裴迪

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暮登四安寺鐘

樓寄裴十迪 客至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進艇 所思 寄杜位 送韓十四江東省觀

王十七侍御掄許攜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請邀高

三十五使君同到 陪李七司馬阜江上觀造竹橋即

日成往來之人免冬寒入水聊題短作簡李公 野望

堂成 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附嚴 嚴中

丞枉駕見過 野人送朱櫻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

兼攜酒饌得寒字 秋盡 野望 聞官軍收河

南河北 送路六侍御入朝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又送 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得開字

章梓州橘亭餞成都竇少尹得涼字 九日 滕王

亭子二首 其二為五律 見三之四 玉臺觀二首 其二為五律 見三之四 奉寄別馬巴州 將赴荆南寄

奉寄章十侍御 奉待嚴大夫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

別李劔州 奉寄高常侍

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題桃樹

登樓附東西兩川說

宿府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贈田九判官梁丘

補編

計七十四首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讀杜心解卷四

無錫前礪浦起龍二田講解

錦霞掌綸

姪 錦雷有筠受讀

錦霞容藻

卷四之一 七律

起玄宗開元二十五年至代宗大曆元年春

纂年譜玄宗開元二十五年公

遊齊趙天寶五載留長安九載後皆在長安時則進三賦待制集賢院又名試參選十四載授率府參軍十五載往鄜州七月肅宗改元至德二載謁上鳳翔拜左拾遺尋還鄜十月上還京公亦至京乾元元年任拾遺六月司功華州二年秋自華州棄官而西尋入蜀至成都上元元年卜居浣花溪築草堂二年間至新津青城代宗寶應元年到綿州西川兵亂因入梓州廣德元年往來梓閬二年復歸成都以嚴武再鎮蜀也武表為工部員外參幕府永泰元年辭幕去蜀

題張氏隱居二首

其二為五律見三之一。或云張即叔明隱徂徠山與李白輩號竹溪六逸者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澗道餘寒歷冰雪。石

門斜日到林丘。

鶴云石門屬齊州。顧注石門與澗道對不必實指其地。

不貪夜識金銀氣。天官書敗軍場

破國之墟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

遠害朝看麋鹿遊。乘興杳然迷出處。

上對君

疑是泛虛舟。

舊引莊子虛舟來觸舟非本意。

向來以上四首公說下四首張君說愚意須翻轉看乃得蓋詩成於既宿之後係題壁詩非訪隱詩也訪隱則須由我及人題壁定是因人感已若認作初到則夜識朝看字如何下。一寫其人。二寫其居獨相求與我與我周旋久同一筆意。遠屋之澗道歷冰雪而猶寒透隙之斜陽到林丘而遂射人踪間然晚晴相對之景如畫此正形容其居之幽也五六本贊張也妙就託宿之餘見山中浮湧之氣時現寶光狂猿之遊時還決驟印到張君身上顯其心地大段乾淨大段脫洒以不貪遠害四字比類品題非謂張君識之張君看之也句在設中言超象外七八拍合自身緊躡不貪遠害來公固志存用世者今見張君恬退如此不覺心為之移欲出焉而有愧斯人欲處焉而有非宿願是以飄搖無着如泛虛舟不知繫泊誰邊耳舊以處字作本意虛舟貼張君直使語氣不連玩一對字有珠玉在前之意

不合作看字解

鄭駙馬宅宴洞中

鶴云臨晉公主皇甫淑妃所生下嫁鄭潛曜顧注潛曜鄭度之姪公與度最善故撰皇甫碑云。錢箋長安志蓮花洞在神禾原所謂主家陰洞者也。朱注此歸長安後所作。

主家陰洞細烟霧。留客夏簟青琅玕。趙曰詩家多以琅玕比竹顧注此謂簟之色也。春酒

盃濃琥珀薄冰漿。梳碧瑪瑙寒悒疑。茅堂過江麓已入風

磴。靈雲端自是秦樓壓鄭谷。

列仙傳秦穆公以女弄玉妻蕭史日於樓上吹簫作鳳鳴漢書鄭樸字子真隱居於

雲陽縣谷。時聞雜佩聲珊珊。

此夏宴也寫來都有陰涼之色令人忘暑此正主家陰洞氣象不同處。一二總點三四寫宴五六寫洞中七八復繳醒主家瑤瑋是酒是盃瑪瑙是漿是梳。一色兩耀精麗絕倫後四作一迷一悟看洞內林亭定多山野風味故用悒疑已入字設為迷障一似查不知其所之矣迨佩響遙傳忽然醒覺知身在主家故用自是字顯一悟機此機又是倒裝法以佩聲作點醒語也。起四字不雅杜關云壓字諧詞。附淑妃碑

唐故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
 后妃之制古矣而軒轅氏帝嚳氏次妃之跡最有可稱傳乎舊史然則善美隱其
 文略周禮王者內職大備而陰教宣詩人關雎風化之始樂得淑女蓋所以教本
 古訓發皇婦道居具燕寢之儀動有環珮之節進賢才以輔佐君子不淫色以取
 媚閨房雖彤管之地功過必紀而金屋之寵流宕一揆稽女史之華實嗣嬪則之
 清高亦時有其人偉夫精選淑妃諱曰字曰姓皇甫氏其先安定人也惟高封商
 於赫有光伊玄祖樹德於今不忘必宋之子莫之與比伊清風繼代惠此餘美夫
 其系緒蕃衍絳冕所興列為公侯古有皇父充石則其宗可知已嗟乎我有奕葉承權輿矣我
 有徽猷展肅雍矣積羣玉之氣自對白虹之天生五色之毛不離丹鳳之穴曾祖
 烜皇朝宋州刺史祖粹皇朝越州刺史都督諸軍事父日休皇朝左監門衛副率
 妃則副率府君之元女也粵在襁褓體如冰雪氣象受於天和詩禮傳於胎教故
 列我開元神武之嬪御者豈易其容止法度哉今上昔在春宮之日詔告良家女
 擇視可充充備淑哲太妃以內秉純一外資沉靜明珠在蚌水月鮮白美玉處石
 雲崖津潤結縞而金印相輝同輦而翠旗交影由是恩加嬪品列德儀雖掖庭
 三千爵秩十四掩六宮以取俊超羣女以見賢豈渥澤之不流曾是不敢以露才
 揚已卑以自牧而已夫如是言足以厚人倫化風俗彌縫坤載之失夾輔元亨之
 求嗚呼彼蒼也常與善何有初也不久好奈何况妃亦既構疾怙如慮往上以服
 事最舊佳又難得送藥必經於御手見寢始迴乎天步月氏使者空說返魂之香
 漢帝夫人終痛歸來之像以開元二十二年歲次乙亥十月癸未朔薨於東京某

宮院春秋四十有二嗚呼哀哉望皇京向夕澄華微陰風騰碧樹霧重青岑天子悼
 履蒸之蕪絕惜脂粉之凝冷下麟鳳之銀牀到梧桐之金井嗚呼哀哉初權嬪
 於崇政里之公宅後詔以某月二十七日巳酉卜葬於河南縣龍門之西北原禮
 也制曰故德儀皇甫氏贊道中壺肅事後庭孰云疾疾奄見凋落永言懿範用愴
 於懷宜登四妃之列式旌六行之美可冊贈淑妃喪事所需並宜官供河南尹李
 適之充使監護非夫清門華胄積行累功序於王者之有始有卒介於嬪御之不
 僭不濫是何存榮沒哀視有過之多也有子曰鄂王諱瑤兼太子太保使持節幽
 州大都督事有故在疚而卒豈無樂國今也則亡匪降自天云何可矣有女曰臨
 晉公主出降代國長公主子榮陽鄭潛曜官曰光祿卿爵曰駙馬都尉昔王儉以
 公主恩尚帝女為榮何晏兼關內侯是亦晉朝歸美公主禮承於訓孝自於心霜
 露之感形於顏色享祀之數關於灑掃嘗戚然謂左右曰自我之西歲陽載紀彼
 都之外道里遐絕聖慈有蓬萊之液異縣有松楸之阻思欲輕舉安得黃鶴未議
 巡豫徒瞻白雲望闕塞之風煙尋常涕泗懷伊川之陵谷恐懼遷移於是下教邑
 司爰度碑版甫忝鄭莊之賓客遊靈主之園林以白頭之嵇阮豈獨步於崔蔡而
 楚老何知斯文見託公子汎愛壯心未已不論官闕游夏入文學之科兼敘哀傷
 顏謝有后妃之誄銘曰積氣之清積陰之靈漢曲迴月高堂麗星驚濤洶過雨
 冥冥洗滌蒼翠誕生娉婷其一婉彼柔惠迴然開爽綢繆之故昔在明兩恩渥未
 渝康哉大往展如之媛軌與爭長其二珩珮是加翠榆克備先德後色累功居位
 壹儀孔修宮教咸遂王于獎飾禮亦尊異其三小苑春深離宮夜逼池畔臨風花
 間度月同輦未歸林香不息嗚呼變化惠好終極其四馮相視視太史書氣藏舟

晦色逝水寒文翠幄成彩金爐罷燼燕趙一馬瀟湘片雲其五恍惚餘跡蒼茫具
美王子國除匪他之恥公主愁思永懷於彼日居月諸丘隴荆杞其六巖巖禹鑿
瀾瀾伊川列樹拱矣豐碑闕然爰謀述作歛就雕鐫金石照地蛟龍下天其七少
室東立繚垣西走佛寺在前官橋在後維山有麓與碑不朽維水有源與詞永久
其八

城西陂泛舟

青蛾皓齒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春風自信牙檣動。遲
日徐看錦纜牽。魚吹細浪搖歌扇。燕蹴飛花落舞筵。不有
小舟能蕩漿。百壺那送酒如泉。

統觀公詩或陪貴遊或觀聲妓未有不明列主賓兼寓襟抱者即其獨賞之篇亦
有貼身之句此獨全然無所敘述其必隱然有所感歎矣意蓋在於諸楊也開口
警然云青蛾皓齒在樓船其人便是御樓船之主人非即謂歌扇舞不一輩人也
中四鋪寫水嬉之盛滿眼嬌態蕩漾都為個人烘染結云不有云那送乃指點之
詞言只此供宴之需費幾許舟船如織猶所云御厨絡繹送八珍也與麗人行參
看自得此楊於曲江華清嬉遊無度則西陂可以例推試思身自泛舟必無此沒

頭之體顧注謂泛詠士女遊
觀則起筆亦不須如此鄭重

贈田九判官梁丘

朱氏引唐書哥舒翰討祿山以梁丘充行軍司馬
此祿山反後事與詩不合時翰方鎮隴右梁丘已

來朝公贈之也

崆峒使節上青霄

唐書隴右道有崆峒
山按使節指哥舒

河隴降王款聖朝

唐書翰傳
天寶十二

載秋翰擊吐蕃悉收九曲部落王思禮
傳十三載吐谷渾款塞詔翰應接之

死馬總肥春

一作秦首箱
漢書天宛馬嗜
首箱上遣使者

持千金請宛馬采
首箱歸種之離宮

將軍只數漢

一作霍嫖姚
漢書霍去病
為嫖姚校尉

陳留阮瑤誰

爭長

魏志陳留阮瑤字元瑜太祖辟為軍謀祭酒管記
室仇注阮瑤指高適按適是時充翰府掌書記

京兆田郎早見招

三輔決錄田鳳為郎容儀端正靈帝
目送之題柱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

麾下賴君才並美

一作獨能無意向

漁樵

贈田九也先領哥舒何翰其主帥也翰開軍閫收葭莩葭之地也故宛馬句微領
此意已打通下節矣仇氏以阮瑤指高適最為讀書具眼他日送蔡希魯還隴右

因寄高詩云因君問消息好在阮元喻亦以是稱之矣以其居記室之職故舉以為比也誰爭長而早見招者見高適才高宜為當路所忌而田郎早招致之田必嘗薦高於翰故云蓋欲以高為己例也結聯露意公嘗贈哥舒詩云防身一長劍將欲倚崆峒與此同旨此必參選未得官時詩也○用事典切煉句高渾律詩正法眼

贈獻納使起居田舍人澄

唐書置廳以受四方之書以諫議一人充使天寶中改為獻納使又仗下議政

事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筆演義田必起居而兼獻納

獻納司存雨露邊一作偏地分清切任才賢舍人退食收封事

宮女開函捧御筵唐書內官有掌書三人掌宣傳啓奏曉漏追趨青瑣闥宮闈簿青瑣門

在商晴窓點檢白雲篇揚雄更有河東賦揚雄傳上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虛思唐虞之

風雄還上河東賦以勸唯待吹噓送上天

公獻三賦後無所遇舍更欲上封西岳賦故贈此詩妙將獻納起居兩職羅文說下益顯其清要有九獻納外班也而得近雨露何哉以其為起居清切之班之所

兼任耳既兼獻納矣則記錄之舍人且得退收封事傳進御筵矣其兼縮要職如此是以入趨瑣闥伏前之筆斯簪出檢雲篇廳內之章待奏則夫懷才欲獻之士得不喁喁翹首哉落到進賦一筆便足白雲篇渾融得好若黏用上書字面便呆○附封西岳賦并表

進封西岳賦表

臣甫言臣本社陵諸生年過四十經術淺陋進無補於明時退嘗困於衣食蓋長安一匹夫耳頃歲國家有事於郊廟幸得奏賦待罪於集賢委學官試文章再降恩澤仍猥以臣名實相副送隸有司忝列選序然臣之本分甘棄置永休望不及此豈意頭白之後竟以短篇隻字遂曾聞徹宸極一動人主是臣無負於少小多病貧窮好學者已在臣光榮雖死萬足至於仕進非敢望也日夜憂迫復未知何以上答聖慈明臣子之效况臣常有肺氣之疾恐忽復先草露塗膏土所懷冥冀孤負皇恩敢據竭憤慙領略不則作封西岳賦一首以勸所親明主臨見而留意焉先是御製岳碑文之卒章以待余安人治國然後徐思其事此蓋陛下之至謙也今茲人安是已今茲國富是已况符瑞翕集福應交至何翠華之黜默乎維岳固陛下本命以永嗣業維岳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斯又不可寢已伏惟天子需然留意焉春將披圖視典冬乃展采錯事日尚浩闊人匪勞止庶可試哉微臣不任區區懇到之極謹詣延恩獻納奉表進賦以聞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封西岳賦 并序

上既封泰山之後三十年間車轍馬跡至於太原還於長安時或謁太廟祭南郊每歲孟冬巡幸溫泉而已聖主以為王者之體告厥成功止於岱宗可矣故不肯

到崆峒訪具茨驅八駿於崑崙親射蛟於江水始為天子之能事壯觀焉爾况行
 在供給肅然煩費或至作歌有慚於從官誅求坐殺於長吏其非主上執玄祖醇
 醲之道端拱御蒼生之意大哉聖哲垂萬代則蓋上古之君皆用此也然臣甫愚
 竊以古者疆場有常處贊見有常儀則備乎玉帛而財不匱乏矣動乎車輿而人
 不愁痛矣雖東岱五岳之長足以勒崇垂鴻與山石無極伊太華最為難上至於
 封禪之事獨軒轅氏得之夫七十二君罕能兼之矣其餘或蹶踣風雲碑版祠廟
 終么麼不足追數今聖主功格軒轅氏業纂七十二君風雨所及日月所照莫不
 砥礪華近甸也其可惡乎比歲鴻生巨儒之徒誦古史引時義云國家土德與黃
 帝合主上本命與金天合而守闕者亦百數天子寢不報蓋謙如也頃或詔厥郡
 國掃除曾巔雖翠蓋可薄乎蒼宮而銀宇未藏於金氣臣甫誠薄劣不勝區區吟
 咏之極故作封西岳賦以勸賦之義預述上將展禮焚柴者實觀聖意因有感動
 焉其詞曰

惟時孟冬百工乃休上將陟西岳覽八荒御白帝之都見金天之王既刊石乎岱
 宗又合符乎軒皇茲事體大越不可載已先是禮官草具其儀各有典司俯叶吉
 日欽若神祇而千乘萬騎已蟻略怡嶷屈矯陸離惟君所之然後拭翠鳳之駕開
 日月之旗撞鴻鐘發雷輜辨格澤之修竿決河漢之淋漓躡天狼之威孤墜翹
 之霏霏赤松前驅彭祖後馳方明夾轂昌寓侍衣山靈秉鉞而踉躑海若護蹕而
 參差風馭舟以縱橫雲螭縵而遊蹤地軸輒輒殿以下折原隰草木儼而東飛岐
 梁閉修涇渭反覆而天府載萬侯之玉上方具左肅黃屋已焜煌於山足矣乘輿
 尚鳴鸞和儲精澹慮華蓋之大角低回北斗之七星皆去屆蒼山而信宿也絕壁

之清曠既臻夫陰宮犀象碑元戈鉞窳窳飄飄蕭蕭洵洵如也於是太一抱式玄
 冥司直天子乃宿被齋就登陟駢素虬超削峩天語秘而不可知代欲聞而不可
 得柴燎上達神光充塞泥金乎苗苗之南刺石乎青冥之北上意由是茫然延降
 天老與之相識問太微之所居嵇上帝之遺則颯弭節以徘徊撫八紘而賦黑忽
 風翻而景倒澹殊狀而異色同若褰祛開帷下辨宸極者久之雲氣翳以迴嶺山
 嶂業而未息祀事孔明有嚴有翼神保是格時萬時億爾乃駐飛龍之秋秋詔王
 屬以中休觀羣后於高掌之下張天樂於洪河之洲芬樹羽林莽不可收千人舞
 萬人謳麒麟跋跋而在郊鳳凰蔚跂而來遊雷公伐鼓而揮汗地祇被震而悲愁
 樂師拊石而具發激越乎遐阻羣山為之相峽萬穴為之倒流又不可得載已久
 而景移樂闋上悠然垂思曰嗟乎余昔歲封泰山禪梁父以為王者成功已纂終
 古嘗鑒前史至於周穆漢武豫遊寥闊亦所不取惟此西岳作鎮三輔非無意乎
 頃者猶恐百姓不足人所疾苦未暇瘞斯玉帛考乃鐘鼓是以視岳於諸侯錫神
 以茅土豈惟壯設險於甸服報西成之農扈亦所以感一念之精靈答應時之風
 雨者矣今茲冢宰庶尹醇儒碩生僉曰黃帝顓頊乘龍游乎四海發軔匝乎六合
 竹帛有云得非古之聖君而太華最為難上故封禪之事鬱沒罕聞以予在位發
 祥贖社者焉可勝紀而不得已遂建翠華之旗用塞雲臺之議矧乎殊方奔走萬
 國皆至玄元從助清廟獻歆也臣甫舞手蹈足曰大哉鑠乎貞天子之表奉天為
 子者已不然何數千萬載獨繼軒轅氏之美彼七十二君又曷能臻此蓋知明主
 聖罔不克正功罔不克成放百靈歸華清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陷賊之故闕為

面別情見於詩通鑑肅宗至德二載詔陷賊官六等定罪次三等者流

京鄭公樗散鬢成一作絲酒後常稱老畫師萬里傷心嚴譴日

百年垂死中興時蒼惶一作已就長途往邂逅無端出餞遲

便與先生應永訣九重泉路一作盡交期

詩從肺腑流出四聯兩飄灑兩沉痛相間成章一二題前三四還題中臨老貶台

妙着中興時三字人沐更新雨露鄭偏自外栽培也五六還題中闕為面別七八

更透題後若應酬家數但祝其旦夕

臘日趙大綱測旨唐以大寒後辰日為臘

臘日常年一作暖尚遙今年臘日凍全消侵陵雪色還萱草

漏洩春光有柳條縱酒欲謀良一作夜醉歸家初散一作紫宸

朝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罌下九霄西陽雜記臘日賜口脂

二載冬還朝仍任拾遺適遇臘暖又霽恩賜而作社七律多有闕宋調者此亦是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唐書賈曾拜中書舍人子至字幼隣從幸蜀并起居舍人知制誥帝

傳位至徽册進葉帝曰昔先天誥命乃父所為今又爾為之可謂濟美矣雍

錄唐有三太內太極宮在西故名西內大明宮在東故名東內別有興慶宮

號南內三內更迭受朝而大明最數八乾元元年

五夜漏聲催曉箭漢舊儀晝漏盡夜漏起五夜者甲乙丙丁戊殷夔刺

重春色醉仙桃仇注唐時殿庭多植桃柳宋注春色之穠桃旌旗日暖龍

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朝罷香煙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

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于今有鳳毛宋書謝鳳子超宗有文詞帝

賈至公屏

七律

七

寧我齋

一言早二言入朝處三四宮前景而朝字正而己藏在兩句下三字內故第五徑接朝罷此下俱貼和賈流黃生曰唐賢和詩必見出和意王岑二結並歸美於賈少陵後半特全注之此格律深老處且王結美掌綸本結美倡詠惟杜兼及之又顯其世職寫意周到楊仲弘曰賈至諸公早朝篇雄渾殿整宮商迭奏音韻鏗鏘熟之可洗寒儉愚按前人優劣諸詩之說各持所見不敢妄採第並列三詩於左

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僚友

賈至

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弱柳垂青瑣百轉流鶯遶建章劍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爐香共沐恩波鳳池裏朝朝染翰侍君王

王維

綉幘維人報曉鐘尚衣方進翠雲裘九天閭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煙欲徧灑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佩聲歸到鳳池頭

岑參

雞鳴紫陌曙光寒鶯啼皇州春色闌金闕曉鐘開萬戶玉階仙仗擁千官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獨有鳳凰池上客陽春一曲和皆難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唐會要宣政正衙殿也六典殿東有東上閣門西有西上閣門宋注東閣門門下省

在焉西閣門中書省在焉公為左拾遺屬門下故出左掖

天門日射黃金榜春殿晴曛赤羽旗宮草霏霏一作微微承委珮

鑪煙細細駐游絲雲近蓬萊常五色唐會要貞觀間營永安宮後改蓬萊宮咸亨初改含元殿又為大明宮按詩特以雪殘鳩鵲亦多時上林賦過鳩鵲望露寒注侍臣緩

步歸青瑣退食從容出每遲大明宮按詩特以仙居比帝居耳

一入門二見殿三在陛前四瞻殿上五六即景設色七八退朝晚出金和玉節之篇

紫宸殿退朝口號六典內朝正殿也雅錄含元之北為宣政宣政之北為紫宸楊春曰唐之朝制宣政前殿也謂之衙

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閣不御前殿而御紫宸謂之入閣按閣五代史作閣

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唐制昭容正二品係九嬪西陽雜俎閣門有宮人垂帛引百僚

或云自則天或言因後魏據開元禮疏晉康獻后臨朝不坐則宮人傳百僚拜周隋相沿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

淑景移晷漏稀聞高閣別作報朱注謂外庭報漏黃生謂禁中報漏未知孰是天顏有喜近

臣知仇云諫官隨宰相入得近御前宮中每出歸東省即正會送夔龍集鳳池儀表

接武夔龍。蓬羽鷓鴣。晉中興書。荀勗從中書監。遷尚書令。有賀之。曰。奪我鳳凰池。何賀耶。

確是詠內朝也。一。二。初御殿時。顧注。袖垂為僂。雙瞻為分行。愚按。瞻座為側向。引儀為傳呼。顧以二句單指導。駕。愚謂總領。設朝也。三言殿上受朝。四言殿下朝。班。五見。深。遂。切。便。殿。六見。近。君。切。拾。遺。七。始。退。八。退。後。餘。波。氣。象。似。遜。和。賈。而。委。蛇。丰。度。過。之。

題省中壁

掖垣竹埤音梧十尋蔡曰竹埤言編竹為儲。若城埤然。馬按。如今竹籬竹屏之類。餘說俱謬。洞門對雪正異

常陰正異。天都賦。玉堂對雷石室。相距。說文。雷。屋水流也。按。此改雪作雷。亦通。但對雪字。須活看。洞門。所對。即埤間植梧之處。其處或有牆隅石埤之雪。積而未銷。觀晚出左掖詩。樓雪融城。淫亦一時之作。知此時春雪方晴也。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

深腐儒衰晚。謬通籍。退食遲迴。違寸心。衮職曾無一字補。

許身愧比雙南金裴載。擬四愁詩。美人贈我綠綺琴。何以報之雙南金。

省中春雪新晴時。作常陰。陰從梧十尋見出。靜字深字。都從常陰陰見出。生意樂意恬適意。毫端流露。而省院之清邃。悠然可想也。下四寫懷。又是純臣心事。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雀啄江頭黃柳花。鷓鴣鷓滿晴沙。自知白髮非春事。且盡芳樽戀物華。近侍即今難浪跡。此身那得更無家。丈人
才力猶強健。豈傍青門學種瓜。

朱云。時已有去官之志。按首二。即所謂春事物華也。三四。申言以貼陪飲。而感已動矣。故五六。又申其感。捨遺近君。非祿仕之官。故難浪跡。洛陽舊宅。當殘破之後。故曰無家。觀日後漸向西去。可知故鄉不可居矣。七八。以鄭形已。時雖在位。必有不得行其志者。姑以年老託言。實未甚老也。

曲江二首

一片花飛減卻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眼一作驚
莫厭傷多酒入唇。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塚臥麒麟。

細推物理須行樂何事一作用浮榮一作各絆此身

二詩之旨亦與陪鄭八略同此章言物理推遷且須遣之於酒五六整鍊極振得起要即是經眼愁人之意推物理花飛葉臥俱該須行樂把酒入唇莫緩也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恐向字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行處

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穿花蛺蝶深深見一作舞點水蜻蜓款款

一作飛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

次章言典衣盡醉正因光景易流耳與前章作往復羅文勢結依演義作寄語風光解言爾只管共物清流轉豈知人生相賞乃暫時事爾莫便相違也

曲江對酒

苑外江頭坐不歸水精春一作宮殿轉霏微述異記闔閭構水精宮說詩借言宮殿近水桃

花細逐楊一作梨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縱飲久判人共棄懶

朝真與世相違吏情更覺洽洲遠老大徒傷一作悲未拂衣南史王僧

度傳如見惡當拂衣去耳

亦與前詩同旨

曲江對雨

城上春雲覆苑牆江亭晚色靜年芳林花著雨燕支一作脂溼

水荇牽風翠帶長龍武新軍濶一作經駐輦唐兵志高宗置左右羽林軍玄宗改為龍武軍肅宗

至德二載置神武軍羅錄唐諱虎故曰龍武芙蓉別殿漫焚香唐地理志興慶宮謂之南內築夾城入芙蓉園仇注園與曲江相接

按上皇時何時詔此金錢會顧注舊唐書開元間宴王公百寮令左右於門下撒金錢許中書五品及諸司五品以上爭拾

居南內暫醉佳人錦瑟傍劇談錄開元中上已賜宴臣僚會於曲江山亭恩賜教坊聲樂

是詩不與諸篇一例神遠思濛憶上皇也對雨則景益寂寞故回首繁華不堪俯仰只一靜字籠通首首句便令靜意宋瀚曰上半寫雨景之荒涼新經亂也下半傷南內之寂寞向曾受知也花著雨見苑中車馬闐然行牽風見江上綵舟絕迹上皇平韋氏改龍武軍今日淡駐輦不自臨閱矣又常從夾城達芙蓉園今日

湯文香無復遊幸矣於掉尾枯一詔字露出本意矣無限低徊愚按詔字宜貼肅宗說漢望其續舉此會以慰親心蓋耽遊則不可娛親則可也若着上皇邊恐跡涉嫌疑黃生曰不露痕跡不犯忌諱本詩人之忠厚法宣聖之微辭○此處曲江詩所言皆花鳥蝶一及官苑則云巢翡翠轉霏微雲覆晚靜而已視前此所詠雲意御厨覺盛哀在日彼此一時。

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有送許八歸江寧觀省詩題云甫昔嘗客遊此縣見五之一

不見旻公三十年封書寄與淚潺湲舊來好事今能否老去新詩誰與傳棋局動隨幽一作尋澗竹袈裟憶上泛湖船聞

或改作問不成語君話我為官在頭白昏昏只醉眠

親切如手札五六申寫三四意末則傳聞旻公之語而告以衰懶之况耳○通首皆通問旻公之詞倘得結處忽致語許八杜臆認煞因許八三字遂改問為問鑿也。

題鄭縣亭子時出為華州功曹老學庵筆記華之鄭縣有西溪在官道旁七八十步澄深可愛亭曰西溪亭即鄭縣亭子

鄭縣亭子澗之濱戶牖憑高發興新雲斷岳蓮臨大路澤州

頂有池生千葉蓮因名蓮花峰通鑑注自澗池西入關有兩路南路由回谿阪曹公惡路險開北路遂為大路天清一作晴宮一作官柳暗長

春唐同州朝邑縣有長春宮巢邊野雀羣欺燕花底山逢蟻遠趁人

更欲題詩滿青竹晚來幽獨恐傷神

本以憑高發興而眼底迢遙眼見雀欺蟻趁不覺觸幽獨而傷神矣公之黜信有謔言歟。

望岳

西岳危稜一作峻竦處尊唐書華州華陰縣有華山諸峯羅立如一作似兒孫安得

仙人九節杖晉語揚義夢蓬萊仙翁拄赤九節杖而視白龍拄到玉女洗頭盆集仙錄明星玉女居華山祠前

有石曰玉女洗頭盆水色碧綠澄徹不溢不耗車箱入谷無歸路寰宇記車箱谷一名車水渦在華陰縣西南祈雨者以石投之

有一鳥飛出獲雨箭栝一作箭通天有一門宋注一引韓非子秦昭王梯上華山以松柏心博箭與天神博一引承經注歷列柏

讀土心屏 卷四之一 七律 十一

南行至天井井纔客人行頓曲而上出井望空視明如在室窺牕矣是則以箭括為列
柏之誤愚按地名失考者頗多存疑可也黃生謂是形容語不必泥於地名者非是
稍待秋風涼冷後高尋白帝問真源洞天記華山名太極總仙之
天即少昊為白帝治西岳

從貶斥失意寫望岳之神兼有兩意一以華頂比帝居見遠不可到
一以華頂作仙府將邀焉相從蓋寄慨而兼託隱之詞也筆力朴老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原注時任
華州司功

七月六日苦炎蒸對食暫餐還不能每愁夜來一作
中自足蝎

况乃秋後轉多蠅束帶發狂欲大叫簿書何急來相仍南

望青松架短一作
絕壑安得赤脚踏層冰

借苦熱洩做吏之憤即嵇叔夜
七不堪意老杜每有此粗糙語

九日藍田崔氏莊唐書藍田縣屬京兆府
在長安東南七十里

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羞將短髮還吹帽笑

倩旁人為正冠全隱晉書王嘉為桓温參軍九日遊龍
山風至吹嘉帽落温命孫盛為文嘲之藍水遠從千澗

落三秦記藍田有川方三十里其水
北流出玉石合溪谷之水為藍水玉山竝兩峰寒朱注玉山即藍田山
按兩峯不必指實

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

老去興來一篇綱領三四以翻為切仍緊抱老去興來五六藍田莊之壯觀也七
八透後寫仍應首聯。字字亮筆筆高三四宋人極口然猶是隨波逐浪句五六
乃所謂截
斷眾流句

崔氏東山草堂邵注東山即藍
田山又名玉山

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有時自發鐘磬響落

日更見漁樵人盤剝白鷗谷口粟長安志白鷗谷在藍田縣東
南中有翠微寺其地宜粟飯煮

青泥坊底芹長安志青泥城在藍田縣
南又青泥驛在縣郭下何為西莊王給事柴門空

閉鎖松筠王維傳乾元中拜給事中又云得宋之間藍田別墅在輞川莊
輞川必與崔莊東西相近草堂稱東山輞川固可稱西莊矣

借崔堂以呼給事是公招隱詩也朱瀚云次聯即衡門之下可以棲遲也三聯即泌之洋洋可以樂饑也按崔堂之野趣即是西莊之野趣手寫此而神注彼有此樂土云胡不歸故結語性之雖然非直性之也在

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二首通典唐謂門下中書

為北省

去歲茲晨捧御牀五更三點入鷓行欲知趨走傷心地正想氤氳滿眼香無路從容陪語笑有時顛倒著衣裳何人

卻一作憶窮愁日愁日愁隨一線長歲時記魏晉閭宮中以紅線量日影冬至後日影添長一線

二詩同意在貶所作朱瀚謂此一首為贗作愚按氣體罷軟不類而語又與後首複此老一題幾首從無複出者朱說宜允

憶昨逍遙供奉班去年今日侍龍顏麒麟不動爐煙上晉禮儀天

到會即填官皆以金鑲九尺麒麟香爐孔雀徐開扇影還六典天朝會則孔雀扇一百五十有六分居左右舊翟羽扇開元初改為繡孔

崔玉几由來天北極西京雜記天子玉几冬則加錦其上謂之綈几朱衣只在殿中間唐會

要冬至大禮朝參并六品清官服朱衣以下通服袴褶孤城此日腸堪斷愁對寒雲雪一作滿山

此首清響堅光鑿與前首迥別上四追寫賀節朝儀只用憶昨提起絕不爽入傷心軟語五六承上起下筆法帶側謂龍顏儼居天上本難近瞻而官班故在殿中向曾接武茲也頓成今昔矣趙大綱平看便不活結句只寫景高絕

卜居入蜀後詩顧注至成都卜浣花溪以居公題草堂云經營上元始是也黃鰓皆云劍南節度為公卜居無據

浣花溪一作水水西頭寰宇記浣花溪在成都西郭外一名百花潭主人為卜林塘幽仇

主人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銷客愁趙曰公之居在浣花溪西岸江流曲處無數

蜻蜓齊上下一雙鷓鴣對沉浮東行萬里堪乘興華陽國志蜀使費禕

聘吳孔明送之歎曰須向山陰上小舟萬里之行始於此矣

此草堂未就時作上明卜居之意下都從江上生情公雖入蜀而東遊乃其素志故結聯特綠江寄興蓋當卜築伊始而露棲止未定之情也黃云暗用孔明子猷

語融會
入妙

蜀相

蜀相祠堂何處尋

方輿勝覽武侯初立百姓過節朝私祭於道李雄稱王始為廟於少城內桓温平蜀夷少城獨存孔明廟

錦

官城外柏森森

華陽國志成都縣城故錦官城也

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

空好音三顧頻煩天下計

使亮表頻煩省闡出總六軍

兩朝開濟老臣心

桓宣傳開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因謁廟而感武侯故題止云蜀相一二敘事老境三四堂柏分承此特一詩之緣起也五六實拈句法如兼金鑄成其貼切武侯亦如鎔金渾化七八慷慨涕泗武侯精爽定聞此哭聲後來武侯廟詩各作林立然必敘舉一事為句始信此詩統體渾成盡空作者

有客

幽樓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豈有文章驚海內漫

勞車馬駐江干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麤糲腐儒餐不

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

一二前一層中四正面分喜客待客兩層七八後一層而一賓二主三主四賓五賓六主七主八賓續麻而下結體絕奇

狂夫

萬里橋西一草堂

華陽國志少城西南兩江有七橋南渡流曰萬里橋即諸葛亮送費禪處

百花潭水即滄

浪風含翠篠娟娟淨

一作靜

雨裏紅蕖冉冉香厚祿故人書斷

絕恒饑稚子色淒涼欲填溝壑唯踈放自笑狂夫老更狂

客中貧窶無聊之作卻說得極恬淡上四鮮秀悅目本無願外之私五六露意公自以為已涉狂夫之言故意以自笑煞佳而因以狂夫命題渾然無乖角

江邨

清江一曲抱邨流長夏江邨事事幽自去自來

一作歸

堂上燕

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為碁局。稚子敲針作釣鉤。多病所須惟藥物。英華作但有故人供祿米微軀此外更何求。

蕭閒即事之筆。

恨別

洛城一別四千里。胡騎長驅五六年。一作東都六七年兩破草木變衰行

劍外。發同谷詩自注乾元二年十二月自隴右赴成都。兵戈阻絕老江邊。思家步月清宵

立憶弟看雲白日眠。聞道河陽近乘勝。季光弼傳乾元二年十月悉軍赴河陽大破賊衆上

元元年道圖懷州通鑑三月光弼破安太清於懷州城下四月又破史思明於河陽西渚司徒急為破幽燕。時光弼為檢校司徒

人知上六為恨別語至結聯則曰望切寇平而已豈知恨別本旨乃正在此二句

結出而其根苗已在次句伏下也公之長別故鄉由東都再亂故也解者不察則七八為游騎矣夏間聞河陽克捷而作河陽即在洛城公之故鄉也言故鄉長別者為數被兵也是以凌寒入蜀判老江邊步月看雲霄反立書反眼恨之至不

覺失其常度矣何幸忽聞破賊其為我徑抵賊巢以除禍本庶將端反乎此與卷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同意。草木變衰乃來蜀時之景非作詩時之景錯解者編入秋後與聞道句戾矣詩本雪亮苦為坊本所蒙特與瀚

野老

野老籬邊。江岸迴柴門不正。逐江開漁人網。集澄潭下。

朱注下。前賈客船隨返照來。長路關心悲劔閣。片雲何事。一作傍

琴臺。王師未報收東郡。是年雖破思明於河陽而東都尚未收復城闕秋生

畫角哀。原注南京同兩都府為南京。至德二載陞成都府為南京。

臨江晚望而成始望而得野趣久望而動愁腸也夏間聞故鄉之捷入秋尚未收復故憂之如此。八句中各次句尤勝蓋出調猶見用意接手全歸自然矣。

南隣。顧云朱山人也。按有過南隣朱山人水亭詩見三之二。

錦里先生烏角巾。錦里錦官城之里也。園收芋。一作粟未全貧慣看賓客

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秋水。纔滾一作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邨暮。一作路相送柴門月色新。

公造山人。而山人相送也。前半山莊訪隱圖。後半江邨送客圖。

至後

冬至至後日初長。遠在劔南思洛陽。青袍白馬有何意。

白馬用侯景事。指史思明也。宋注引公詩。青袍也。自公歸來。散馬蹄為證。謂是廣德二年。在嚴武幕中。作似與下句不黏。且通首語氣亦復不類。金谷銅

駝非故鄉。石崇金谷詩序。余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陸機洛陽記。漢鑄銅駝二枚。在宮南四會道頭。夾路相對。梅花欲開不

自覺。棟夢一別永相望。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詠轉淒涼。

朱仇諸本。編入嚴幕詩內。非也。蓋為故鄉未平。遠羈劔外。而作與恨別同旨。有何意者。憤極而為致詰之詞。非故鄉者。謂非復舊時風景也。梅則應候將開。初不自

覺。而見者因梅觸棟。相望各天。有不忍見者矣。多率句。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唐書蜀州析益州置

按今為崇慶州。新津縣屬焉。裴時在其地。又按蜀本兩川總名。因析為州。有專指處。蜀中詩須分別觀之。

東閣官梅動詩興。東閣即東亭。還如何遜在揚州。錢箋。梁天監中。建安王遷都督揚南徐二州。孫

為記室。遂揚州早梅詩。銜霜當露發。映雪凝寒開。枝橫卻月觀。花此時對雪遙

相憶。送客逢春。一作花可自由。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為看去亂

鄉愁。江邊一樹垂垂發。指草朝夕催人自白頭。

上四作呼體。下四作應體。官亭梅放詩興。迤飛。高懷不減古人矣。爾時對景見憶者。當客別春回。旅懷振觸。其亦情不自禁乎。然以予遲暮羈棲。亦幸未蒙折贈耳。倘一枝觸目。未免轉益鄉愁。即看此地。江花早發。殊悲催老客途也。然則君而不念我也。君念我而寄我不更使我徘徊難遣哉。意緒千端。衷腸百結。何圖於五十六字。曲曲傳之。可自由三字。由自己善悲。意其亦爾。恰好呼動下截。本非專詠。卻句句是梅。句句是和詠梅。又全不使故實。詠物至此。乃如十地菩薩。未許

聲聞辟支問徑。亦足草堂詩。仇云往蜀州作未足蓋遙和也。

暮登四一作西

安寺鐘樓寄裴十迪

蜀志新津縣南有四安寺神秀禪師所建或云即新津寺有和

裴迪登新津寺詩見三之二

暮倚高樓對雪峯。僧來不語自鳴鐘。孤城返照紅將歛。近市浮煙翠且重。多病獨愁常閒絕。故人相見未從容。知君苦思緣詩瘦。太向交游萬事慵。

此上元二年至新津詩。或於寺中。則裴不至而作翠且重。欠老成。

客至

原注喜崔明府相過。還草堂詩。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來。瀚云用海翁狎鷗事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盤飧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

醅。肯與隣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盃。

首聯興起。次聯流水入題。三聯使至字足意。至則須款也。末聯就客字生情。客則須陪也。黃生曰。空谷足音之喜。村家真率之情。一時實主忘機。斯可見矣。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漫與。諸本作興

鶴本趙本作與。說者曲為辯證。然不必執。春來花鳥莫濼愁。退之雙鳥詩。百物皆生愁。即此愁字。新添水檻供

垂釣。故著浮槎替入舟。當時實事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

同遊。

吳論云。水如海勢。見此奇景。偶無奇句。不能長吟。聊為短述。題意在下三字。愚按此論得旨。通篇只述詩思之拙。水勢只帶過。顧宸作翻案解。卻非。為人猶言平生。莫依顧氏指少年說。八句滾下。甚緊。言句喜驚人。固其本性。乃忽然手澀。聊爾付與。彼花鳥不須愁。得吾亦不耐。雕搜矣。即如此番水勢。添檻著槎。大可放筆為長篇者。今安得如陶謝之瀾翻。述作乎。以上四作案。下四作證。

進艇

南京久客耕南畝

至德初以成都為南京

北望傷神坐

一作臥

北窗晝引老妻

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本

自雙茗飲蔗漿攜所有瓷甕無謝玉為缸

仇云無謝作不讀解

一二有意嵌入南北字殊減趣或以相逐自雙分頂妻子太板

所思

苦憶荊州醉司馬

原注崔吏部漪弼云漪蓋以吏部而謫司馬也

謫官樽俎

一作酒

定常開

九江日落醒何處

馬貢蔡傳沅漸元辰敘酉澧資相諸水皆合於洞庭是名九江

一柱觀頭眠幾回

故憑錦水將雙淚好過瞿塘灩澦堆

仇注瞿塘峽在夔州峽口有灩澦石

渚宮故事宋臨江王鎮江陵於羅公洲立觀甚大而惟一柱

仇云苦憶二字直貫通章愚按三四醉况請况釋塵想出下乃一口氣吐出果情卻只是苦憶二字全神流露的是空思不是投寄一片神行

寄杜位

原注位京中宅近西曲江詩尾有述宋注位李林甫壻林甫大寶十一載卒位之貶必十二載愚按即十一載冬亦未可知至上元二年恰十年

在青城詩

近聞寬法離新州

唐書新州屬嶺南道

想見歸懷尚百憂逐客雖皆萬

里去

指同時貶官者

悲君已是十年流干戈况復塵隨眼鬢髮還應

雪滿頭玉壘題書心緒亂

二統志玉壘山在灌縣西北接灌縣即唐青城

何時更得曲江

遊

天寶中有位宅守歲詩在長安作

仇云為杜位移州而作愚按追昔撫今通體流亮

送韓十四江東省親

兵戈不見老萊衣歎息人間萬事非我已無家尋弟妹君

今何處訪庭闈黃牛峽靜灘聲轉一作急。水經江水又東逕黃牛

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謠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一統志在彝陵州。白馬江寒樹影稀趙曰白馬江蜀州江。名乃韓與公別處。此

別應須各努力故鄉猶恐未同歸

猶觸起亂離心緒情文剛側首提萊衣扣題既際妙在不著韓說虛從時會領起故三四便好彼此夾發偏能筆勢則注賓主歷然使五六單頂無痕然先言灘轉神則預馳後言蜀江祇才初判是雖單寫彼行仍已逆兜臨送恰好雙掩此別就勢總收回顧神矣矣玩各努力句當是送韓之時正值公從青城起身還成都之時如此看未同歸二字亦有著落。筆筆凌架

王十七侍御掄許攜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請邀高

三十五使君同到采注掄終彭州刺史後有吳王彭州詩掄是時高適方刺蜀偶以事至成都耳而舊書本傳有崔光

遠罷以適代尹成都之文仇本辯之甚悉

老夫臥穩朝慵起白屋寒多暖始開江鶴巧當幽徑浴鄰

雞還過短牆來繡衣屢許攜家醞繡衣侍御服阜蓋能忘折野梅

阜蓋刺史儀戲假霜威促山簡霜威謂侍御山簡比使君須成一醉習池迴晉畫習氏荆土豪族

有佳園池山簡每遊池上名之曰高陽池

前四述情寫景都在題前已畫出一個習家池矣後四分致合促曲赴題面。使事太黏

陪李七司馬皂江上觀造竹橋即日成往來之人免

冬寒入水聊題短作簡李公元和志鄴江一名皂江晏公類要今在新津。二年冬復至蜀州

伐竹一作木為橋結構同褰裳不涉往來通天寒白鶴歸華表

異苑晉太康二年冬南洲二白鶴語於橋下曰今茲寒不減堯崩年瘦神後記丁令威化鶴歸集城門華表柱徘徊而言曰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猶是人民非

落青龍見水中朝野僉載趙州石橋如初月出雲長虹飲澗天后時默啜欲南過橋馬跪地但見青龍臥橋上按句即杜牧阿房宮賦長橋臥

波未雲顧我老非題柱客華陽國志蜀有昇仙橋司馬相如題其柱曰大丈夫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知君才

是濟川功合歡卻笑千年事驅石何時到海東

齊地記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

觀日出處有神人驅石下海鞭之石皆流血

三四見成之甚速忽然改觀也五六一此一彼結聯彼此合籠以開為託。詩似拙結構同三字無着借用華表終欠自然合歡字亦無根亦賈解

野望

編寶應元年

西山白雪三城

一作成。西山即雪嶺三城在松維奇非等州之界時為吐蕃所擾

南浦清江萬里橋

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遥唯將遲暮供多病未

有涓埃答聖朝跨馬出郊時極目不堪人事日蕭條

國患家難兩兩繫心三城成提憂國萬里橋提思家三四頂次句思家之切也五六頂首句憂國之忱也題中望字意皆暗藏在內七點清八總收。中四思家憂國分中有合

堂成

舊編上元元年初置草堂時公按詩云檜林礙日籠竹和煙則是竹木成林矣初築時方各處今栽種木必遠成如此也公寄題草堂詩曰經

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元年又寶應元年春有詩曰畏人成小築編性合幽棲當是其時作也蓋去年十二月嚴武以節度來鎮武與公最厚公遂自蜀州還成都至是堂事始竟耳

背郭堂成蔭白茅綠江路熟俯青郊檜林礙日吟風葉

益部方物記檜木蜀所宜三年可為薪籠竹和煙滴露梢

蔡云蜀有竹名籠鐘朱注節間容八九寸者曰籠竹弱梢垂地者曰鈞絲竹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鶯定新巢旁人錯比揚雄宅懶

慢一作情無心作解嘲

公置草堂三年矣衣食於奔走居此曾不滿歲其中多未竟可知至是以嚴公為依得有成構然回念從前去住浮踪居雖定而意未貼也。堂成路熟林竹連陰似可作送老寧居矣五六著暫止頻來字即景為比意中尚有徬徨在故結云旁人錯謂此堂為此人宅也然內顧遷流之身而驟然自嘲卒未能以終據焉言外有神

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拾遺曾奏數行書。懶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馬。後漢書李奉引馬驍。按憶昔詩云我昔近侍叨奉引。蓋自謂為拾遺也。沙苑唐監牧處。

幽棲真釣錦江魚。謝安不倦登臨費。一作賞。謝安傳安於東山營墅甚盛。子姪遊集。肴膳亦屢費百金。

阮籍焉知禮法踈。阮籍傳禮法之士疾之如讐。

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無徑欲教鋤。嚴詩上六句以負才而耽隱為諷。七八致相訪之意。公則以上四答其上六。以下四答其七八。自為解而勸彼來也。附嚴詩。

嚴詩上六句以負才而耽隱為諷。七八致相訪之意。公則以上四答其上六。以下四答其七八。自為解而勸彼來也。附嚴詩。

寄題杜二錦江野亭

嚴武

漫向江頭把釣竿。懶隨沙草愛風湍。莫倚善題鸚鵡賦。何須不著鷓鴣冠。腹中書籍幽時曬。肘後醫方靜處看。興發會能馳駿馬。終須重到使君灘。

唐小說家以嚴詩有莫倚善題之句。造為杜慢嚴嚴欲殺杜之說。新書據以立傳。但集中詩為嚴作者幾三十篇。語語淡卷。無毫末嫌微。蓋俗說妄也。洪容齋辯之特詳。

嚴中丞枉駕見過。原注嚴自東川除西川。敕令兩川都節制。纂注至德二載分劍南為東西川。各置節度。是兩川始分也。上元二年十二月。以武為東川節度。尋敕兼攝兩川。公上武說。早云請管內東西兩川。各遣一使。是合管而未合道也。

元戎小隊出郊坰。問柳尋花到野亭。川合東西瞻使節。地分南北任流萍。公自北平南也。鄭玄戒子輒去意。朱注引賀循入洛。翰就同載。書黃巾為東平。浮南此。

扁舟不獨如張翰。用秋風起見。幾一段。則以此句為入京似太曲矣。白帽還應。一作似管寧。魏志管寧居海濱。上者白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

寂寞江天雲霧裏。何人道有少微星。隋書志少微四星。在大微西。一名處士星。

元戎持筆提起。元戎而小隊。脫盡官樣。偏饒野興。即此卸出野亭。瞻使節了。還元戎任流萍。便就野亭申說。以下徑單頂任流萍。直至結句何人字。暗兜元戎格奇而法。一結悠然。為住語。正法眼藏。今人作此題。鋪排使節滿紙矣。公偏詳此而略彼。然而滿紙鋪排不及何人道有少微星一語。寫出忘分下交推高絕世也。

野人送朱櫻

西蜀櫻桃也。白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回細寫愁。仍破禮。

萬顆勻圓訝許同。憶昨賜露門下省。退朝擎出大

明宮唐李綽歲時記四月一日内園金盤玉筋無消息此日嘗新任

轉蓬

仇注見蜀櫻而憶朝賜也作於肅宗晏駕之後故有第七愚按亦含休官遠客意通體清空一氣刷肉存骨家西江派之祖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攜酒饌得寒字一作鄭公枉駕攜酒饌訪水亭

竹裏行厨洗玉盤神仙傳麻姑降蔡經家各進行厨皆金盤玉杯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

使者徵求急自識將軍禮數寬百年地闢一作柴門迴五月

江溪草閣寒看弄漁舟移白日老農何有聲交歡

要台從前嚴武役贈親造諸律絕看便得此詩神理須知此詩之前嚴使之頻數久矣嚴蓋久欲為公養之舉而公猶未許也今復愆然親致因深感其勤而吐露焉謂此日而又行厨立馬躬親降重則前此使命徵求非使者飾為急詞將軍實急之也將軍乃不怒我而貺我又何寬也夫柴門草閣老狎耕漁自顧何有而聲盡交歡若此乎神情欣躍語致紆徐或以徵求為嚴使催促行厨則批淡無聊或以為中使徵求則史無其事且此意如何闖入或以使者即謂中丞有表薦之

意則與將軍句稱謂錯出均之未會神理也

秋盡入梓州詩

秋盡東行且未迴梓在成都茅齋寄在少城隈籬邊老卻陶潛

菊江上徒逢袁紹孟楊春曰鄭玄傳袁紹總兵冀州要玄大會玄後至乃延上座飲一斛容儀温偉舊指河朔飲非是雪

嶺獨看西日落西通吐蕃劔門猶阻一作北人來時徐知道據劔閣不辭萬里

以為客懷抱何時得好開

梓州有九日五律矣此詩亦與九日相近蓋在刺史筵上作也艸堂已是客居今則吐蕃出沒於嶺畔知道倔強於劔南雖客居亦不得安處矣悲更何如

野望

金華山北涪水西方輿勝覽金華山在梓州射洪縣按縣在州南百里涪江在州與縣之東仲冬風日始淒

淒山連越嶲音蟠三蜀漢書越嶲郡本益州西南外夷常據蜀志三四蜀郡廣漢郡犍為郡水散巴渝

下五溪

寰宇記巴州北水一名巴嶺水一名渝州水一名宕渠水水經注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橫溪力溪無溪西溪也辰溪其一焉夾溪悉是蠻夷所居

獨鶴不知何事舞。饑鳥似欲向人啼。射洪春酒寒仍綠。極

目一作目極傷神誰為攜

此亦羈縻之歎也。一二風土之殊。三四區域之遠。寄跡此鄉。有何鼓舞。但欲悲啼。耳五六蓋賦而比也。春酒莫攜。結出無依苦况。顧云酒煖則綠。應上風日極目。點明望字。蜀西南山不斷。蜀東南水所會三四盡之。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唐書寶應元年十月僕固懷恩等屢破史朝義兵克東京其將薛嵩以相衛等州降張忠志以

恒趙等州降次年正月朝義走田承嗣以冀州降李懷仙以幽州降

劍外忽傳收冀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詩書喜欲狂。白首一作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

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原注余田園在東京。出峽東北向便由襄陽入洛

陽顧注公先世襄陽人曾祖依藝為鞏令徙河南父開為奉天令徙杜陵

八句詩其疾如飛題事只一句餘俱寫情得力全在次句於神理妙在逼真於文勢妙在反振三四以轉作承第五仍能緩受第六上下引脉七八緊申還鄉生平

快詩也

送路六侍御入朝

入廣德元年

童稚情親四一作三十年。中間消息兩茫然。更為後會知何地。

忽漫相逢是別筵。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劍

南春色還無賴。觸忤愁人到酒邊。

忽逢即別是主句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一統志廢涪城縣在潼川州西北地有香積山北枕涪江

寺下春江潑不流。山腰官閣迴添愁。含風翠壁孤雲細。背

日丹楓萬木稠。小院迴廊春一作寂寂浴鳧飛鷺晚悠悠。諸

天合在藤蘿外。陳注自四天王天至非有。想天非無想天皆諸天也。昏黑應須到上頭。

寺在山頂官閣在山半。三四從閣仰觀五六就閣邊寫七八寫到寺邊。春無丹楓反照映之故亦着一背字。晚景可想。倘晚就閣盤桓結聯透後有不盡之致。

又送 有惠義寺送辛員外絕句見六。之下寺在梓州郫縣。集外詩。

雙峯寂寂對春臺。萬竹青青送客杯。一作照細草留連侵坐軟。

殘花悵望近人開。同舟昨日何由得。並馬今朝未擬迴。直

到縣州始分首。一作手江邊樹裏共誰來。

此非復惠義寺中作。乃中途臨分口贈也。送客杯三字全領。未擬迴非真不迴。直到綿州非真送到。言若果到則歸路誰同。不如就此作別耳。須活看。

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得開字

唐書黔中郡屬江南西道。

大家讀東征逐子回。曹大家東征賦維水初之。有七分余隨子乎東征。風生洲渚錦帆開。

青青竹笋迎船出。從國先賢傳字也。示母好食笋。冬月無之。宗人林中哀號笋為之生。白白作日非江魚入

饌來。便觀漢記姜詩與婦傭作養母。母嗜魚。餽餼而乃泉舍側每日出雙鯉魚。離別不堪無限意。艱危淡

仗濟時才。黔陽信使應稀少。黔陽縣在黔江入巴江處。今為重慶之彭水縣。莫怪頻頻勸

酒盃。

意味殊淺。只三四句得用事化腐推陳之法。看去但似寫景故妙。若改云青青青笋。笋迎船出。白白白白魚入饌來。便了無生趣矣。楊春曰。青青自好。白白近俗。有似童謠。白白一羣鷺之句。愚謂正好在此兩字活潑。江魚白白。跳躍閃爍如生。君我白白則呆而俚矣。用修好以攻社為事。擬非其倫。願與解人辨之。

章梓州橘亭餞成都實少尹得涼字

章名彝。以梓州守為東川留後。

秋日野亭千橘香。玉杯錦席高雲涼。主人送客何所作。讀

行酒賦詩殊未央。衰老應為難離去。去聲別賢聲此去有輝光。

預傳籍籍新京尹。一作兆青史無勞數趙張。漢書趙廣漢張敞相繼為京兆尹。吏民語曰。前有趙

張後有
三子

上四有
爽氣

九日

去年登高鄆縣北

梓州治鄆縣

今日重在涪江濱

涪江經梓州東

苦遭白髮

不相放。羞見黃花無數新。世亂鬱鬱久為客。路難悠悠常

傍人。酒闌卻憶十年事。腸斷驪山清路塵

杜臆天寶十四載公自京赴奉先路經驪山立

宗方字華清宮至此十年矣。按此為治之終亂之始。

字字爽朗。通首以去年今日久字常字十年字作總回思作客之由。是以傷心亂始。

滕王亭子二首

原注在玉臺觀內。王調露中任閬州刺史。舊置滕王元嬰高祖子。都督洪州。數犯憲章。滁州安置。起壽

州。轉降州。唐志避玄宗諱。改隆為閬。其二為五律。見三之四。入廣德二年閬州詩。

君王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春日鶯啼修竹裏

孫綽

蘭亭詩。時賢吟修竹。楊春曰。修竹用梁孝王事。

仙家犬吠白雲間

神仙傳。八公與淮南王升天。餘藥器。雞犬舐啄之。盡升。故雞鳴天上。

清江錦石傷心麗。嫩蘂濃花滿目斑。人到於今歌出

牧來遊。此地不知還

詩本是弔古之篇。安章頓句。高曾矩矱也。按仇注。史云。元嬰驕佚失度。俱徇求畧。所過為害。復以貪聞。則詩中宜帶刺譏矣。今讀上四。敘還登眺遺蹟。五六曰。傷心麗滿目斑。即帶起結意。結言人到於今。猶歌其出牧時。侯遊忘反也。可知傷心滿目。正為當日州人雪涕。而詞旨渾然。此為風人之極軌。正始之遺音。末聯一氣讀解本。

讀解本

仇氏

玉臺觀二首

原注。滕王造。風俗通。玉臺上帝之所居。其二為五律。見三之四。

中天積翠玉臺遙

列子。西極化人。見周穆王為改築宮室。名曰中天之臺。

上帝高居絳節朝。遂

有馮夷來擊鼓

洛神賦。馮夷擊鼓。

始知羸女善吹簫。江光隱見龜鼉

讀士公屏

卷四之一 七律

三五

寧手齋

窟石勢參差烏鵲橋更宵紅顏生羽翼便應黃髮老漁樵

比祇就玉臺寫仙靈之境也首二一篇之根五六一篇之幹玉臺即帝居也眼中止有玉臺帝居玉臺之句止有江光石勢因帝居便想出絳節來朝因絳節朝便從江石上想出麗窟窟橋遂因窟窟與橋上先着馮夷鼓贏女簫以為承引總之帝居實絳節虛三四虛五六實而五六之江石則實窟窟橋仍虛結言倘能借彼昇仙定當長此託迹而紅顏羽翼又從虛處生來黃髮漁樵又從實境黏上也○又按詩中有贏女其五律中又言蕭史唐仲言疑此觀為滕王攜女朝真之處則絳節朝乃是實事而馮夷擊鼓為靈爾時儀從之盛五六反是虛為想像矣如此看則將前解盡翻轉亦通

奉寄章十侍御

原注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留後將赴朝廷○奉寄由閣而寄梓也公在閣尚屬春中嚴武且未復鎮而舊書云武再鎮蜀章尋與武判官武杖殺之新書亦云為武所殺以詩斷之直是史誤也尋奉朝命在春初武至宜必不值尋即遷行武安得違命而留之即留矣尋以刺史為留後職在副貳安得輒降為判官且無故殺一方面朝廷竟不問耶不足信矣

淮海維揚一俊人

尋為揚

金章紫綬照青春指麾能事迴天

地訓練強兵動鬼神

一作襄

西不得歸關羽

蜀志先主拜羽為襄陽太守盪寇將軍又拜羽

董督荆州事陸機辨

河內猶宜

一作疑

借寇恂

後漢書光武收河內拜寇恂為太守後由潁川移汝南潁川盜起百

姓請復借寇君一年按借

寇乃潁川事河內誤用朝覲從容問幽仄勿云江漢有垂綸

一二美其人三四稱其才五六惜其去七八致語於入朝之後而詞旨瀟灑一篇之勝前與章詩多規諷臣節之語此又盛稱之豈以其歸朝解兵柄故耶

奉寄別馬巴州

原注時甫除京兆功曹在東川○巴州在閬東北今屬保寧府東川係梓州公時本在閬或因得除官之信問

歸梓

勳業終歸馬伏波

以同姓

功曹非復漢蕭何

漢高紀蕭何為沛主吏孟康注主吏功曹也吳

志孫策謂虞翻曰孤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為吾蕭何守會稽耳

扁舟繫纜沙邊久

將赴

南國浮雲水

上多獨把魚竿終遠去難隨鳥翼一相過知君未愛春湖

色春湖勿如注家專指猶言滄洲趣耳

與在驪駒白玉珂

大戴禮驪駒在路僕夫整駕仇注此言巴州與在朝覲王珂乃早朝

決於南下不赴除目也。首句單提功曹以下皆是自述第六搭合巴州結聯應選首句自甘遠引祝彼登朝低徊無限

將赴荆南寄別李劍州

屢欲南下至是遂決設嚴武不再來則此行果矣劍在閬之西北今屬保寧府

使君高義驅今古寥落三年坐劍州但見文翁能化俗

漢循

吏傳文翁為蜀郡守修起學宮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焉知李廣未封侯

李廣傳廣嘗與望氣者王朔燕語曰豈吾相不當侯耶

路經灑灑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戎馬相逢更何日

春風迴首仲宣樓

荆州記當陽縣城樓仲宣登之作賦

通體響其入後更勝不須疏解

奉待嚴大夫

在閬聞嚴再鎮之信因不赴荆南而待之錢箋二年正月武以黃門侍郎拜成都尹充劍南節度使博議東西兩川

之合唐會要云二年正月八日發通鑑是年嚴武劍南之命不言西川則兩川復合可知又章彝亦以是春罷東川留後則復合之日會要為是舊書謂

在廣德元年詠

殊方又喜故人來重鎮還須濟世才常怪偏裨終日待不

知旌節隔年迴欲辭巴徼啼鴛合遠下荆門去鷓鴣身老

時危思會面一作襟一生襟一作懷抱向誰開

一二分提終日待者來暮之望常切羣僚隔年即者去後之思茲方得釋此承第二句五六自言將去七八自言仍留此答第一句結蓋言得與故人會面更向誰

開襟抱乎此所以留而待也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嚴武傳寶應元年召

拜京兆尹明年為二聖山陵橋道使封鄭國公遷黃門侍郎廣德二年復節度劍南

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為文翁再剖符

漢文帝紀初與太守為銅虎符竹使符

但使閭

閭還揖讓敢論松竹久荒蕪魚知丙穴由來美

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按諸注

丙穴有在沔在興在雅在邛在萬諸處去成都遠近之辨甚為不必詩但使蜀中故實耳若必泥何處為近則公嘗有釣錦江之句何不言魚知錦水美也酒憶

耶筒不用酌

華陽風俗錄成都郫縣有郫池池旁有大竹剝其節傾春酒於筒苞以藕絲蔽以蕉葉信宿香達於外然後斷之以獻二統志相傳

山濤治郫用筠管釀酌醱作酒經旬香聞百步

五馬舊曾諳小徑幾回書札待潛夫

仇云和嚴先有

書見

公所至落落難合獨於嚴有親戚骨肉之愛是亦宿世緣分○看五詩須記定途中字○起聯提清著眼與末章之結相呼應乃五詩總起也三四倒承上二言且德政重歌何妨故園再理如是則歸計決矣况草堂品物之佳亦有足戀者五馬舊諳幾田新札嚴公其亦知之而憶之歟○閨閣揖讓承頂甚明顧宸乃謂重敦隣好豈非曲說公家必自得釀法故曰不用酌客至詩云樽酒家貧口舊醅可證也顧云憶嚴攜饌直看作舖啜是圖陋亦甚矣

處處青江帶白蘋故園猶得見殘春雪山斤候無兵馬

上年冬吐

蕃陷松維等州此句猶揚旗詩昂嚴云庸蜀日以稟

錦里逢迎有主人

猶歸草堂詩云隣里喜我歸沽酒攜胡蘆

童延俗客不教鶯鴨惱比鄰習池未覺風流盡况復荊州

賞更新荊州謂山簡

一由途中之景想見卹堂之景斤候無兵倚之嚴公者逢迎有主揣之隣人者一時郵翁錯迷畜產羣分居然太平氣象亦是田野風光新歸慰意可預卜矣而以軒彼習池豈復風流多讓况得名賢新賞不更使草堂生色乎○顧注以什怪句為昔去卹堂事不教句為今歸草堂事說甚支離

竹寒沙碧浣花溪橘一作菱

刺藤梢咫尺迷過客徑須愁出入

居人不自解東西書籤藥裏封蛛網野店山橋送馬蹄肯

藉荒庭春草一作新月

色先判

同

一飲醉如泥

蔡云神官小說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在水中則活

失水則醉如一塊泥杜臆云此曲說也

上四懸揣草堂之榛蕪不獨過客須愁且恐居人不解非所謂咫尺迷乎夫堂以外之蹊徑如此而堂以內之塵封可知也然堂內外之荒穢如此而堂主人之還歸在邇也馬蹄自指歸途言結云藉草取醉主歸而賓可一顧矣申訂之也○顧宸云因公不在使馬蹄有送無迎試思主人不在本無來者何有去者鶯窠之甚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前有水檻遣心詩即此檻也歸後即有水檻詩乃是誌檻之壞在閣想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生理祇憑黃閣

老嚴以黃門侍郎來鎮故曰黃閣老舊引國史補兩省相呼為閣老不合此處老字單黏衰顏欲付紫金丹雲笈七籤金丹

法火至七十日藥成五色飛華紫雲亂映名曰紫金其蓋上紫霜名曰神丹三年奔走空皮骨邵注謂往來梓閬之間信有

人間行路難

上半預擬整理草堂之事與前篇次第而下欄損檻落或當補之松埋竹裏亦當難之但生理何資衰顏莫駐惟望之黃閣金丹蓋以三年皮骨奔走路難久已行夢裏營盡耳結日及找上語非空慨也至此微露心事欄在內檻在外時間江隘已落憂心損及藥欄故曰常苦也從隨也三四寓鉏強扶弱意已對着嚴公

錦官城西生事微烏皮凡在還思歸仇注引高士傳宋明不仕黃老孫登惠烏羔皮累凡愚謂烏皮

凡節今縣漆器非言皮累也謝朓有烏皮隱几詩昔去為憂亂兵入徐知道之反今來已恐隣人

非側身天地更懷古迴首風塵甘一作且息機共說總戎雲鳥

陣握奇經八陣天地風雲為四正飛龍翼虎鳥翔蛇蟠為四奇不妨遊子芟荷衣上四收拾前文五六為一詩骨子亦五詩質幹側身天地無處可容矣更懷古者在亂思治在困思事也回首風塵歷年滋久矣甘息機者還闕無期依人送老也

尾聯再繳清着眼與首章之起相呼應是五首總結共說者家人共說也公意久思吳楚此之相就當由家人敦勸而嚴公之才略氣誼信及閨房所養亦可以見其真矣五詩之致嚴也首篇述來因二篇邀遊賞三篇再速駕四篇訴生計未篇預歸功其自敘也首篇提出將赴之由二篇泛說堂邊野趣三篇懸揣目今荒穢四篇逆計歸時整頓未篇申繳將赴之故仇氏以謂意嫌重出未審重出者何在

題桃樹歸草堂詩

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高秋總餽一作餽貧人實

來歲還舒滿眼花歸在晚春花期已過簾戶每宜通乳鷺兒童莫信打

慈鷗古樂府有莫打鷗寡妻羣盜非今日天下車書正一作已一家

讀書不得其命筆緣故切勿浪下注脚如此詩顯預索解幾無證入處參之四松水檻等詩乃知初歸之時芟除堂徑必有議去此桃者公一觸於仁愛之本心而欲留之故作此以曉之一二即提明此意三四申言其所以然蓋饋貧則於人有濟舒眼則與我借春物雖微而利亦溥矣下半又勸進一層更勿論其有利與否而物本當愛者非於桃外推廣之詞乃即物指點之詞推廣則面全拋無是理也言乳鷺慈鷗無補於世而生機洋溢人情類皆護惜之桃非其類乎不見顯連

陷溺之倫悉歸共患同憂之度為聖王無間之心體乎乃以區區徑路之斜而絕其源豈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哉以託開作收轉此中有神而明之用難以言傳。○肫然胞與襟懷何有頭巾氣。○味小中見大不是講道學也。

奉寄高常侍

一云寄高三十五大夫。○高適傳為西川節度亡松維等州以嚴武代還為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

汶上相逢年頗多

仇注開元間相遇於齊魯

飛騰無那一作奈

故人何總戎楚蜀

應全未

朱注應全未未盡其長也

方駕曹劉不啻過

鍾嶸詩評曹劉始文章之聖

今日朝廷須

汲黯中原將帥憶廉頗天涯春色催遲暮別淚遙添錦水波

公於高蜀中簡寄非一次矣起法似太遠應全未三字欠妥方駕句夾襟後半穩當

登樓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一作水流天地

玉壘浮雲變古今

玉壘山在灌縣西

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

相侵

吐蕃去年久嘗陷長安又陷松維等州

可憐後主還祠廟

吳曾漫錄蜀先主廟在成都錦官門外西挾即武侯祠東挾即

後主祠日暮聊為梁甫吟

聲宏勢闊自然傑作須得其一線貫串之法蓋為吐蕃未靖而作也花近高樓春滿眼前也傷客心寇警山外也只七字函蓋通篇次句中說醒亮三從花近樓出四從傷客心出五從春來天地出六從雲變古今出論眼內則三四實五六虛論心事則三四影五六形也而兩聯俱帶側注為西戎開示恰好接出後主祠廟來後主還祠見帝統為大居正非么麼得以安于矣是以梁甫長吟客心雖傷而不改其浩落也於正偽久暫之間勘透根源彼狡焉啓疆者曾不能以一瞬不亦太無謂哉使頑獷有知定當解體。○西山寇盜四字渾讀只當吐蕃二字用勿黏定蜀邊看恐與北極朝廷拍合不上也注家以後主比天子無理之甚梁甫吟句兼對嚴公蓋以諸葛勳名望之也。○附兩川說

東西兩川說

聞西山漢兵食糧者四千人皆闢輔山東勁卒多經河隴幽朔教習慣於戰守人可用兼堪戰子弟向二萬人實足以備邊守險脫南蠻侵掠邛雅子弟不能獨制但分漢勁卒助之不足撲滅是吐蕃馮陵本自足支也權量西山邛雅兵馬

卒畔援形勝明矣。頃三城失守，罪在職司，非兵之過也。糧不足故也。今此輩見關兵馬使八州素歸心於其世襲刺史，獨漢卒自屬裨將主之，竊恐備吐蕃在羌漢兵小昵而豐鄯隨之矣。况軍須不足，姦吏減利未已哉。愚以為宜速擇偏裨主之主之，勢明其號令，一其刑賞，申其哀恤，致其驩忻，宜先自羗子弟始，自漢兒易解人意而優勸旬月，大浹洽矣。仍使兵羗各繫其部落，刺史得自教閱，都受統於兵馬使，更不得使八州都管或在羗王，或都關一世襲刺史是羗之豪族，發源有遠近，世封有豪家，紛然聚藩落之議於中，肆與奪之權於外，已然則備守之根危矣。又何以藉其為本，式遏雪嶺之西哉。比羗族封王者，初以拔城之功得，今城失矣，襲王如故，總統未已，余諸董攘臂何王尹之獄是已。由策嗣羗王，關王氏舊親，西董族最高，怨望之勢然矣。誠於此時，便宜聞上，使各自統領，不須王區分易制。然後都靜聽取別於兵馬使，不益元戎氣壯，部落無語哉。縱一部落怨獲羗部落喜矣，無爽如此處分，豈惟印南不足憂，八州之人願賈勇復取三城，不日矣。幸擇公所素諳，明了將正色遣之，獠賊內編屬，自久數擾，肯亦自久，徒惱人耳。憂慮益不至大，昨聞受鐵券爵祿，隨之今聞已小動為之，奈何若不先格諭也。穀貴人愁，春事又起，緣邊耕種，即發精卒討之，甚易。恐賊星散於窮谷深林，節度兵馬，但驚動緣邊之人，供給之外，未見免劫掠而還，賃其地豪族，兼有其地而轉富，蜀之土肥無畊之地，流冗之輩，道者交互其鄉，村而已。遠者漂寓諸州縣而已，實不離蜀也。大抵抵與兼并，豪家力田耳，但鈞畝薄斂，則田不荒，以此上供王命，下安疲人可矣。豪族轉安，是否非蜀仍禁豪族受賃罷人田管內最大，詳求宜約，富家辦而貧家創獲已滿矣。今富兒非不緣子弟職掌，盡在節度衙府州縣官長手下，栽村

正雖見面不取示文書取索非不知其家處獨知貧兒家處西川縣令刺史有權攝者須盡罷免苟得賢良不在正授權在進退聞上而已

宿府 在嚴武幕中

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已忍伶俜十年事，強移棲息一枝安。

郤注自祿山初反至此為十年

獨宿二字一詩之眼。悲自語好誰看正印景而傷獨宿之况也。荏苒蕭條則從自語誰看中。追寫其故而總束之曰伶俜十年。見此身甘任飄蓬矣。乃今移息一枝而獨宿於此。亦姑且相就之詞。蓋初就幕職時作。府字起訖一點。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茅舍即浣花草堂

幕府秋風日夜清。澹雲疎雨過高城。葉心朱實看時落，階面青苔老更生。復有樓臺銜暮景，不勞鐘鼓報新晴。

俗以鐘鼓聲亮為晴占。

浣花溪裏花饒笑。肯信吾兼吏隱名。

汝南先賢傳。鄭欽吏隱於蟻陂之間。

上四從秋院雨景說來。乃題前着筆。五六合到晚晴。七八有懷郭舍。氣韻絕佳。張璠曰。詳此詩。見公不樂居幕府。胥鈔云。此詩舉束縛無奈意。一痕不露。只結語云云。既悲老趨幕府。為溪花所笑。將欲駕言吏隱。又恐為溪花所疑。幾多心事。俱聽命於花。浚乎浚乎。

卷四之一

離正甲辰九月
肯礪補氏所陶

卷四之二

七律

撥悶

十二月一日三首

寄常徵君

示獠奴

阿段

白帝城最高樓

峽中覽物

返照

白帝

黃草

諸將五首

夜

秋興八首

吹笛

詠懷古跡五首

閣夜

見王監兵馬

使說近山有白黑二鷹賦詩二首

節題

冬至

小至

奉送蜀州柏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

節題

立春

愁 崔評事弟許相迎不到應慮老夫見泥雨怯

出必愆佳期走筆戲簡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晝夢

暮春

卽事

赤甲

江雨有懷鄭典

設

雨不絕

灑灑

季夏送鄉弟韶陪黃門從

叔朝謁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二首

見螢火

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墓

簡吳郎司法

又

呈吳郎

九日五首

其二其三為五律見三之六其四為五排見五之三其五即登高

登高

覃山人隱居

即事

題柏學士茅

屋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

人

日二首

其一為五律見三之六

宇文晁尚書之甥崔彧司業之

孫尚書之子重泛鄭監前湖

多病執熱奉懷李尚書

江陵節度使陽城郡王新樓成王請嚴侍御判官賦

七字句同作

又作此奉衛王

暮歸

公安送

韋二少府廷贊

留別公安大易沙門

曉發公安

酬郭十五判官

附郭詩

贈韋七贊善

燕子來

舟中作

小寒食舟中作

長沙送李十一

計七十七首

卷四之二 七律

起代宗大曆元年訖五年

纂年譜代宗永泰元年去蜀至雲安大曆元年至夔州寓西閣二年春遷赤甲尋遷

漢西秋冬往來東屯漢西之間三年正月去夔出峽三月至江陵秋移公安冬晚之岳州四年之潭州衡州夏復回潭五年四月避亂入衡欲如柳不果秋回舟荆湖寓卒

撥悶

聞道雲安麴米春

舊書雲安縣屬夔州東坡志林還之詩且可勤買拋青春國史補有榮陽之士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劔南之燒春杜

子美亦云雲安麴米春裴鉶記裴航事亦有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也纔傾一盞即醺人乘舟取醉非

難事下峽消愁定幾巡長年三老遙憐汝長年三老撥舟者之稱楫旆開

頭一作鳴鏡捷有神已辦青錢防雇直當令美味入吾唇

時在渝忠間寥落不堪聞雲安可居迫欲一赴全託意於得酒之急醉翁之意不在酒也美味字俚

十二月一日三首

在雲安

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憐。一聲何處送書雁。百丈誰家上瀨船。一作演繁露蜀人云劈竹為大辯用麻繩連貫以為牽具。是名百丈。樂天入峽詩云荏苒竹筏筵筵即百丈也。未將

梅蕊驚愁眼。要取椒一作楸花媚。遠天明光起草人所羨。趙大綱云公詩

翰林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即此句意。肺病幾時朝日邊。

三詩總是思歸不歸之感。夔地方冬而暖。故見臘如見春。春到即行也。春意動三字。三篇之骨子。江邊見雁見船。便動鄉國之思。是以臘在而折梅之恨未觸南方。春來而頌椒之懷。欲投北關。因而想到明光起草時。覺得此身難再也。仇以起草為自敘。即官事與朝日邊不貫。此篇先以北還見本意。

寒輕市上山。煙碧日滿樓。前江霧黃負鹽出。井此谿女唐書

奉節雲安皆有鹽官。公詩男當門戶女出入。死生射利兼鹽井。坐男使女夔俗類然。打鼓發船何郡郎。王周峽船具詩序。牽百丈者擊鼓以號令之。人聲灘亂無以相接。所以節動止進退。新亭舉目風景切。王導傳。中州士人避亂。江左邀飲新亭。周顛中坐歎曰。風景不

殊舉目有河山之異。茂陵著書消渴長。春風不愁不爛漫。楚客唯聽棹

相將。惟寒輕日滿。故煙碧霧黃。俱於臘中見春意。溪女亦嫺生計。船郎盡有歸期。江間所見如此。而客途撫景作賦言愁。又何堪此留滯乎。急須待得春來。出峽遨遊耳。言何郡郎。即非本處船矣。意其為歸舟。而因以自悼也。仇謂怪其言。險乃是夔州詩最能行之句。與此何涉。此篇姑擬東遊以散懷。

即看鷺子入山扉。豈有黃鸝歷翠微。短短桃花臨水岸。輕

輕桺絮點人衣。春來準擬開懷久。老去親知見面稀。他日

一盃難強進。重嗟筋力故山違。

上四句。竟寫春趣。而曰即看。曰豈有。仍是臘中預擬。而意更迫切。準開懷。必於出峽也。稀見面。仍未到家也。然則身雖入楚。而老不還鄉。此愁又何由可遣乎。此篇仍恐阻歸而繫慨。三篇皆逆計之詞。實境都成虛境。

寄常徵君

鶴云徵君去秋曾訪公雲安。公有別徵君詩。見三之四。入大曆元年。

白水青山空復春。徵君晚節傷風塵。楚妃堂上色殊衆。澤州

絕粒一官羈絆實藏身。開州入夏知涼冷。開州今漢中府開縣不似雲

安毒熱新。或主譏刺徵君晚出之說於通首神味全無理會由不曾看清徵君兩字也徵君則非山人之比嘗徵入朝堂矣而今詘為外吏必有嫉之使不容者此詩所為扼腕也晚節傷風塵五字一篇提掇色殊衆故舉朝莫容嗚向人乃下吏慘景二句申明傷風塵之故皆慨詞也事紛則易於染指而秉節清貧官紳則難以怡神而寄情蕭淡此則朱氏所謂雖仕而非風塵之吏乃贊詞也末以己身所處之不堪與彼地相形而慰解之徵君蓋官於開州者時未入夏預擬也

示獠奴阿段。北史獠南蠻別種丈夫稱阿暮阿段婦人稱阿夷阿等之類皆語之次第稱謂也。夔州詩

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裊裊細泉分。郡人入夜爭餘瀝。豎

子尋源獨不聞。病渴三更迴白首。傳聲一注溼青雲。曾

驚陶侃胡奴異。舊注陶侃嘗得胡奴不喜言侃出奴隨胡僧見而驚曰此海山州注陶侃或是陶峴峴彭澤之孫浮游江湖人號水仙有崑喻奴名摩訶善泅後峴投劍西塞江命奴取久之奴體裂浮水上峴流涕回樞峴公同時人異事新聞故用之耳

怪爾常穿虎豹羣。夔多虎屢見公詩

一二以興體點明引水事三四將郡人搖曳出阿段來見他人爭利眼前此子遠尋泉脉所以表其績也五六得水而喜七八贊之亦誠之也各兩句着泉說兩句着奴說

白帝城最高樓。水經注白帝山城西南臨大江瞰之眩目

城尖徑仄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峽坼雲霾龍虎臥。

江清日抱鼉鼉遊。扶桑西枝對斷石。山海經大荒之中。弱陽谷上有扶桑

水東影隨長流。淮南子弱水自窮石注在張掖北杖藜歎世者。誰子泣血迸空

回白頭。

賈士心屏

卷四之二 七律 三

寧我齋

二句起。二句結。獨立歎世四字。以兩頭交貫中腹。峽坼江清之外。西枝東影之間。此中有無數起倒無限合離。皆於獨立時覽之。是以歎世者悲之也。胸含元氣。眼窮大荒。如此詩。纔配得題中最高二字。○雲霧中能收龍虎使不動。故曰臥日抱處。能燭龜罍使不昏。故曰遊扶桑。出海外。故曰斷弱水。言影影能回耀。故曰隨。

峽中覽物

曾為掾吏趨三輔。

趙曰。公嘗為華州司功。

憶在潼關詩興多。

潼關在華州華陰縣。

巫峽

忽如瞻華嶽。蜀江猶似見黃河。

嶽在華州南。河在華州北。

舟中得病移衾枕。

洞口經春長薜蘿。形勝有餘風土惡。幾時回首一高歌。

作回去。意會。

何絳獨思華州適覽巫峽蜀江。有如華嶽黃河。故以為言耳。華在兩京之間。亦鄉思也。境雖相似。而病泊逾時。與潼關詩興迥別矣。○質實。

返照

演義詩成後。偶舉二字為題。非專詠返照也。

楚王宮北正黃昏。白帝城西過雨痕。返照入江翻石壁。歸

雲擁樹失山邨。衰年病肺惟高枕。絕塞愁時早閉門。不可

久留豺虎亂。

鶴注。是時楊子琳攻崔旰未已。公知子琳將變。三年。子琳果殺夔州別駕張忠。據其城。

南方實有未招

魂。

黃生說詩云。前寫景。可作詩中圖畫。後言情。能溼紙上淚痕。又云。年老多病。感時思歸。集中不出此四意。而橫說。豎說。反說。正說。無不曲盡其情。此詩四項。俱見結尤。悽神。展魄。○黃昏。非指夜靜。是日落蒼黃時也。結亦翻用法。

白帝

白帝城中雲出門。

一作城頭。雲若屯。

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峽雷霆

鬪古。

一作木蒼。長。

藤日月昏戎馬不如歸馬逸。千

一作百。家今有

百十家存。哀哀寡婦誅求盡。慟哭秋原何處邨。

自是率筆。結語少陵本色。

黃草

黃草峽西船不歸。益州記涪州黃草峽有相思崖今名黃草峽赤甲山下人行稀。一作稀州

萬里秋風吹錦水。誰家別淚溼羅衣。莫愁劍閣終堪據。聞道松州已被圍。松州已於廣德元年陷吐蕃宋注此云已被圍必中間嚴武又收復之

考是時杜鴻漸鎮蜀未正崔旰專殺主帥之罪其舉兵相攻殺者楊子琳輩也鴻漸又不能解其紛此為悍臣未靖至吐蕃圍松州事是年無攷然公詩定屬有據此為外寇又起蓋在夔遙慨蜀亂也。不歸行稀民多戍蜀也無消息有是非朝廷置若罔聞境內憂憂多事也五六頂一二蓋指遣戍家人臨風憶別之慘七八頂三四申言內外交擾起滅頻數之憂。兵戈包崔楊吐蕃事其間有是非忠者有非真忠者正與結聯口氣低昂呼應結言悍臣每倚劍閣為險此猶易於掃除若松州蕃患則不知其所終矣舊解此詩攪入自己旅情使語意雜出有是非各以已意揣其誰是誰非都屬假合說詩最忌以臆見揣合古人。

諸將五首。五首凡論五處皆舉當時備禦重地而言故曰諸將

漢朝陵墓對南山。長安志終南山連亘藍田諸縣西漢諸陵及大臣墓多與之對胡鹵千秋尚入關。昨日玉魚蒙葬地。兩京新記宣政殿初成每見數十騎馳突出高宗使巫劉明奴問所由鬼曰我漢楚王戊太子死葬於此改葬幸甚天子斂我玉魚一雙今猶未朽及發掘玉魚果宛然早時金盃出人間。漢武故事鄴有一人貨玉杯更呼吏問之說市人形貌如先帝南史沈炯表曰茂陵玉盃遂出人間搜神記載盧充與崔少府女幽婚崔與充金盃崔女姨母見曰昔吾妹生女公贈一金盃著棺中後廣德元年柳伉疏犬戎不血刃而入劫宮闕焚陵寢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朱旗北斗殷。舊作開非公

多少材官守涇渭。漢書材官蹶張注武技之臣將軍且莫破愁顏。此為備吐蕃者告也吐蕃於廣德元年一陷京師上年永泰元年再傷京師最為過年近患故首及之。焚陵係廣德事見愁指永泰事也詩特用兩截遙寫者蓋謂陷京之慘前事痛心曾不旋踵震驚又告益顯寇警非時刻不可玩向來讀者都囫圇吞卻然使八句中兩層疊疊豈成篇法。遂有一虛一實之妙用上截意中之唐言中則漢也故下截用見愁字通落便無複舉之病。既曰千秋又曰昨日早時以千秋字避指斥之嫌以昨日早時顯慘禍之速既隱之復揚之也五六指再寇事故曰逼未入京也下句申上句言幾逼京城也北斗殷見賊幟之盛錢箋以焚宮煙焰釋閃旗仍混入初寇矣至朱氏以北斗作旗上皇文夏為曲說材

讀土心屏
卷四之三
七律
五

官泛指成守之人將軍乃統帥也此一結用諷勸之詞

○兩愁字複偶失檢耳說者轉取作關照墮入小家

韓公本意築三城

舊書張仁愿傳景龍二年封韓國公先是朔方與突厥以河為界仁愿乘虛奪漠南之北築三城以拂雲祠為中城

東西相去各四百里皆據津濟置烽燧一千八百所

新書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擬絕天驕拔漢旌仇注下五

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

至德間郭子儀領朔方軍回紇助討安慶緒

胡來

不覺潼關隘

舊謂安賊最是益安賊自東來故言潼關

龍起猶聞晉水清

冊府元龜高祖師次龍門代水清發

史至德一載七月嵐州合關河清九月廣平王與郭子儀收復東京次公云以祖宗起兵比廣平興復

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

何以答升平

此為借回紇者告也肅宗收京討叛屢藉回紇之力而要求縱暴公私苦之至永泰元年竟合吐蕃入寇與上章連類及之故次二○借兵在昔敗盟則在上年公宜即舉近禍為戒而反速肅宗朝借助之裏何歟蓋彼之肆志成於我之借助也而其時統軍元帥即廣平王廣平即今代宗也初克京時廣平親拜回紇馬前祈免剽掠則至尊憂國自其撫軍時已然諸臣不能仰體此心設法謝卻領且因循求助致貽今患是則諸臣之罪也公欲以君賜臣故原始為言○起借兵臣

歌事作引突厥回紇俱在漠北也三四緊承作轉手腕跳脫五六正指廣平收京事言安賊方熾龍興兆祥宗社恢矣而至尊之憂固在殊族要功貽害方大也邇來果遂敗盟諸君何以懲前又將何以善後乎此一結用詰問之詞

洛陽宮殿化為烽

一毀於綠山再毀於朝義

休道秦關百二重

漢紀秦得百二為注二萬人足當諸侯百

萬滄海未全歸禹貢

指淄青等處

薊門何處盡堯封

指盧龍等處仇注周封堯後於薊故

曰堯封宋注盡如北不盡恒山南不盡衡山之盡

朝廷衮職雖多預

一作誰爭補宋注唐諸節度多加中書令平章事兼領內銜

天下軍儲不自供

朱注府兵法壞兵農遂分天下軍需皆仰給餽饟

稍喜臨邊王相國

舊書

廣德二年王縉拜同平章事八月代李光弼都統河南淮西諸節度行營事兼領東京留守歲餘遷河南副元帥請減軍資錢四十萬貫修東都殿宇按史不言縉舉屯政然減軍資以供他費而士卒不諱則必嘗請於給軍之道矣史或失書也肯銷金甲事春農

此為制河北者告也藩鎮之禍河北最甚延至末造卒以亾唐而其禍皆成於代宗之初時成德則李寶臣魏博則田承嗣相衛則薛嵩盧龍則李懷仙淄青則李正已各治兵完城自署將吏不供貢賦其可憂更切於吐蕃回紇故雖次第三寶為五首中權○此篇意在勸屯蓋以腹心之疾盤踞牢固關輔河淮等處皆須頓

宿重兵。自非經理屯種為持久之計不可也。此為相時勢以立言。○一二原其始禍言兩京殘破安史之前事如此。三四實括藩鎮謂此輩多其餘孽至今猶然梗化也。五六彼此雙攝作上下轉關躡上截來則謂疆藩但邀王爵而不奉職貢也。注下聯去則謂諸將徒擁高官而不求實政也。七八又獎借得好此一結用折動

迴首扶桑銅柱標。干洲記扶桑在碧海之卯地南史林邑國南界馬援所植兩銅柱表漢界處也。冥冥氛祲未

一作全銷越裳翡翠無消息。越裳地接交趾後漢賈琮傳交趾產明瓊翠羽瑤瑁異香美木之屬。南海明

珠久寂寥。續表錄異廉州有大池謂之珠池每年刺史修貢。姝錫曾為大司馬總戎皆插

侍中貂。唐書門下省侍中二人正二品與左右常侍中書令並金蟬珥貂。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

良一作胡聖朝

此為懷遠徵者告也。南詔閣羅鳳自天寶中以鮮于仲通不還俘掠叛附吐蕃廣南自廣德初以中使呂太一之擾蠻酋亦寢不順命然荒遠略輕故次四。○大意又與諸首不同只要撫綏而安輯之。此懷遠之善術也。此詩之解錢箋以殊錫貼李輔國總戎貼魚朝恩兩人竝未南征有何交淺他解又謂南荒鎮帥名位既崇

當思掃蕩不知公意正謂羈縻之地不當專示武威也。○迴首一字蒙上三首來扶桑借指南海謂廣南也。銅柱正指越裳謂南詔也。兩路勿混。五六極寫鎮帥武臣之威耀言外正見其不必。故結言地雖遠乎。同此心知血氣也。只勿擾之可已。炎風帶朔雪與前詩有左縈右拂之致。且與迴首相應而略輕之意亦見矣。此一結用開曉之詞。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正憶往時嚴僕射共

迎中使望鄉臺。臺在蜀中。主恩前後三持節。嚴武初以御史中丞出為綿州刺史遷東川節度使持節一又

自東川除西川仍兼領東川持節二入朝後復出為劍南東西川節度使持節三。軍令分明數舉杯。哀嚴武篇豈無成都酒憂國

只細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羣材。

此為鎮西川者告也。嚴武初鎮而罷高適代之。則有徐知道之反及松維等州之陷。再鎮而卒。郭英又代之。則有崔旰等相攻殺之擾。迨杜鴻漸鎮蜀卒不能制此武所以出他人上也。借嚴績以明蜀險。以貼身事為五首殿焉。○前四首各以寇擾言。此獨以舊帥之勳績言。昔嘗居其幕親其事。故舉以為表率也。別為一例。○詩更以情致勝。其篇法。仇所謂逐句遞下。流水格也。一起便有罩然高望之想。條言春條言秋者。前此會嚴別嚴皆在春中。今日撫景興懷乃在秋際也。迎使正指

往時春事。主恩句總括有力。軍令分明。綴以數舉杯三字。寫出瀟灑安閒氣象。結就嚴公推開說。而西蜀地形句。補筆千鈞。將蜀中無數擾攘。盡包在七字中。如無此句。祇成憶嚴詩。不是諸將詩矣。故須推開唱。歎頌嚴正以策後也。此一結。用想望之詞。五詩亦論次第。世必譏予為固。豈知不如此位置。便不妥。五詩純以議論為敘事。詩謨壯彩。與日月爭光。出秋興之上。

夜

露下天高秋水清。空山獨夜旅魂驚。踈燈自照孤帆宿。

新月猶懸雙杵鳴。一作氣楊慎丹鉛錄。古人搗衣。兩女子對立。執杵如南菊再逢。

人臥病。去秋在雲安。雲安亦屬夔。北書不至。一作到雁無情。步簷倚杖看牛斗。楚辭

大拉曲屋步欄。欄即古簷字。銀漢遙應接鳳城。趙曰。秦穆公女吹簫。鳳降其城。因號丹鳳城。

首聯一景一情。自對格起。字字晶瑩。次聯景由情出。惟其蕭然無侶。故得景於所見之燈帆。惟其悽然感懷。故得景於所聞之月杵。三聯情就景生。菊再逢。實景也。而動人益向衰之慨。書不至。虛景也。而起雁仍空到之思。是則身雖在南。心長在北。倚看遙接。天各一方。能不驚秋夜之旅魂乎。結又情景雙融矣。步簷二句。與

每依北斗望京華。意同而義不同。彼是北望。此則南望所觸也。秋夜牛斗在南。銀漢南端。正在斗旁。而直亘於北。故眼看牛斗。而意憑銀漢。以懸故國焉。蓋牛斗之斗。南斗也。此詩可作秋興八首標題。

秋興八首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塞

上風雲接地陰。陳澤州注。塞上。即指夔州。夔府昔懷詩。絕塞烏蠻北。白帝城樓詩。城高絕。塞樓可證。叢菊兩開他

日淚。本去蜀後而言。則兩見菊開。孤舟一繫故園心。公詩云。兩京猶薄。產此處。則指西京。寒衣處處催

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秋為寓夔所值。興自望京發。慨八詩。總以望京華作主。在次章點眼。錢氏所謂截斷眾流句也。說者俱云。前三章主夔後五章乃及長安。大失作者之旨。且於八章通身結構之法。全未窺見。首章八詩之綱領也。明寫秋景。虛含興意。實拈夔府暗提京華。首句拈秋。次句拍夔。江間塞上。緊頂夔。浪湧雲陰。緊頂秋。尚是縱筆寫。五六則貼身起興。他日故園四字。包舉無遺。言他日。則後七首所云。香爐抗疏。奕棋世事。青瑣珠簾。旌旗綠筆。無不舉矣。言故園。則後七首所云。北斗五陵。長安

第宅蓬萊曲江。昆明漢陂無不舉矣。舍蜀而往。仍然逗留。歷歷前塵。屢灑花間之淚。悠悠去國。暗傷客子之心。發興之端。情見乎此。第七仍收秋。第八仍收夔。而曰處處催則旅泊經寒之况亦吞吐句中。真乃無一賸字。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一作南斗望京華。舊引長安城為北斗形者。固非。趙蔡等云秦城上直。

北斗亦非斗。身四時轉運。安得專直。蓋紫微垣為天帝座。以象帝京。北斗正列垣。又各帝車。故依此以望耳。聽猿實下三聲淚。

注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霑裳。奉使虛隨八月槎。張騫奉使乘槎事。出荆楚歲時記。畫省香

爐遠伏枕。漢官儀尚書省中皆以胡粉塗壁。紫青界之。畫古列士。尚書郎更直。給繡綾幃。通中枕。女侍史二人。執香爐。從入護衣服。山樓

粉堞隱悲笳。朱注山樓。白帝城樓。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

樂府烏夜啼。巴陵三峽口。蘆荻齊如麻。

二章乃是八首提掇處。提望京華本旨。以申明他日淚之所由。正所謂故園心也。如八股之有承題然。首句明點夔府。次句所謂點眼也。三四申望京華。起下違伏枕。奉使向無的解。仇指嚴武為節度使。其說是也。虛隨者。隨使節而成虛也。五六長去京華。遠羈夔府也。伏枕。即所云一臥滄江。不必說病。藤蘿月。應落日。蘆

秋詎堪回首。正為前後筋脉。舊謂夔州暮景。是隔壁話。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汎汎。清

秋鷺子故飛飛。匡衡抗疏功名薄。匡衡傳。元帝初。衡數上疏陳便宜。遷為光祿大夫。太子少傅。劉

向傳經心事違。劉向傳。成帝詔向領校中五經秘書。哀帝時。子歆復領五經。卒父前業。同學少年多不賤

五陵衣馬自輕肥。

三章申明望京華之故。主意在五六逗出。文章家原題法也。山郭江樓。仍從夔起。靜朝暉。即含秋意。日日含留滯無聊意。漁人。燕子。日日所見。由漂泊者見之。故着汎汎飛飛字。其所以觸緒。依違者何哉。功名其遂已矣。心事其難副矣。五陵同學。長此謝絕矣乎。前二首故園京華。雖已提出。尚未明言其所以。至是說出。事與願違。果由來。是吾所謂望之故。錢氏所謂文之心也。他說繁。謂夔州朝景。豈不辜負作者。

聞道長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洗兵馬云。

攀龍附鳳勢莫當。天下盡化為侯王。文武衣冠異昔時。折檻行云。青衿胄子困泥塗。白馬將軍若雷電。直北關山

金鼓震

一作振。上年回紇入寇。

征西車馬羽書馳

一作遲。上年吐蕃入寇。暮歸詩北歸秦川多鼓聲。即此二句意。

魚龍寂寞秋江冷

水經注魚龍以秋日為夜。

故國平居有所思

四章正寫望京華。又是總領為前後大關鍵。奕棋世事不專指京師。曼曼觀三四單以第宅衣冠言可見。百年統舉開國以來。今昔風尚之感也。三四即衣馬輕肥而推廣言之。以映已之寂寞。曰皆新。曰異昔。則寓甲卒身貴冠裳倒置之慨。是時朝局如此。鼓震書馳。見亂端不已。歸志長違。所以滯秋江而懷故國。職此之由也。帶定夔秋不脫題面。故國思。繳本首之長安。應前首之望京。起後諸首之分寫通身鎖鑰。通觀八首。帶言國事處。總是慨身事也。人知每飯不忘。不知立言宗旨。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蓬萊宮

仇刊作闕對南山。高不必。

承露金莖

唐會要大明宮龍朔三年號蓬萊宮。北據高原南望終南山。如指掌。

霄漢間

西京賦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

西望瑤池降王母

漢武內傳上齋居承華殿。忽青鳥從西來。集殿前。東

東來紫氣滿函關

關尹內傳關令尹喜望見東極有紫氣西邁。王母欲來也。曰。應有聖人經過。果見老君乘青牛車來。

雲移雉尾開宮扇

古今注雉尾扇起於殷世。高宗有雉尾之祥。章服多用翟羽。

日繞龍鱗識聖顏

一臥滄江驚歲晚。幾迴青瑣點朝班。

五章以後分寫望京華。此湖宮闕朝儀之盛。首帝居也。而意卻重在曾列朝班。是為所思之一。一二點宮闕。三四表形勝。其金莖瑤池紫氣等。總為帝京設色。蓋以上帝高居。羣仙拱向為比。舊云。譏冊貴妃。祀玄元。澤州既非之矣。而說者以此四句專指天寶之盛。亦非通論也。看五六即入身預朝班。係肅宗朝事。則上四便不得坐煞天寶。打成兩橛。大段言帝居壯麗。顯顯然在心目間。而扇影威顏朝班。曾點不可復得於滄江一臥時矣。如此乃一片滄江帶夢。歲晚本言身老。亦帶映秋。○聖子神孫。鐘虞無恙。於宮闕自不得參入。今昔盛衰等語。識得文章體制。纔可與言詩。

瞿塘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

芙蓉小苑

舊書開元二十六年。廣花萼樓。築夾城。至芙蓉苑。錢箋。祿山反。報至帝。登花萼樓。置酒。凄慘。

朱簾繡柱

圍黃鵠

一作鶴。錦纜牙樯起白鷗。迴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帝王州

六章就曲江頭寫望京華。次池苑也。為所思之二。○此詩開口即帶夔州。法變瞿峽。曲江相懸萬里。次句鈎鎖有力。趁便嵌入秋字。何等筋節。中四乃申寫曲江之

事變景象未以嗟歎束之。總是一片身親意想之神。亦不必如俗解說衰說盛之紛紛也。○若黏定玄宗則為追咎先朝。若汎說君王遊幸。今昔改觀。則將使子孫尤效而後可乎。俱非著述之體。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

漢書注越雋昆明國有滇池漢使求通身毒為昆明所蔽故作

池象之以習水戰平準書武帝大修昆明池治樓船旗幟加其上其於仇注公寄賈司馬詩虛修水戰船知明皇曾置船於此織女機絲虛夜

月曹玘志性昆明池作二石人東西相望象牽牛織女石鯨麟甲動秋風西京雜記昆明池刻玉石為鯨魚每至雷雨常鳴吼

皆動波漂菰米沉雲黑本草圖經菰即茭白後結彫菰米也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

極天唯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七章就昆明池寫望京華次武事也為所思之三。○前詩尾云回首此詩起云在眼可知皆就身親見之設想三四切昆明傳彩五六從池水抽思一景分作兩層寫其日夜月秋風波漂露冷就所值之時染所思之色蓋此章秋意即借彼處映出故結到夔府不復帶秋也極天鳥道夔多高山也江湖滿地猶云漂流處處也錢云自傷僻遠而不得見此得情之論也必欲定盛衰象象之是非則詩如孔翠奪目色色變現不可得而捉摸矣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峯陰入漢陂

參諸地志昆吾御宿皆在漢武所開上林苑中方三百里跨今

盤屋鄠藍田咸寧長安五縣之境紫閣峯在圭峰東旭日射之爛然而紫其峯亦在鄠縣漢陂即在圭峯之南紅豆一作香稻啄餘鸚鵡粒

王右丞有紅豆詩按李紳新樓琪樹詩序琪樹條如弱柳子如碧珠一年綠二年碧三年者紅綴於條上璀璨相間紅豆或其類耶碧梧棲老鳳

凰枝佳人拾翠春相問洛神賦或采明珠或拾翠羽仙侶同舟晚更移綵筆

昔曾一作遊干氣象公詩云詞感帝王尊又云賦詩分氣象兼此兩意白頭吟望苦低垂

卒章之在京華無專指於前三章外別為一例此則明收入自身遊賞諸處所謂向之所欣已為陳迹情隨事遷感慨係之此秋興之所為作也為八詩大結局。○一二羅列長安諸勝皆身所歷者鸚鵡粒即是紅豆鳳凰枝即是碧梧猶飼鶴則云鶴料巢鷺則云鷺鷥泥耳一句鋪排精麗要亦借影京室才賢之盛如詩詠葦蕩賦而比也。不着秋景說舊解俱謬拾翠同舟則當時身歷實事澤州以城西陂汎舟及與岑參兄弟遊漢陂證之最合綵筆句七字承轉通體靈動末句以今日窮則嗒焉自喪之狀如見。○八首雖皆以望京華為主然首首不脫夔秋或疑此首中四不黏秋說便脫卻矣殊不知作者於此偏將當日京華寫出春夏麗景末但用吟望低垂一語翻轉而夔遠秋高之况悠然言表所謂意到而筆不到者此也。

○社公秋興三尺童子皆知道之。茲只疏言其命意引脈。布局謀篇之大凡。至其魄力氣骨。如何高妙。不敢妄贊一詞。

吹笛

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風飄律呂相和切。月傍關山幾處明。胡騎中宵堪北走。

世說劉越石為胡騎圍數重。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凄然中夜。秦胡

船賊皆流涕。人有懷土之思。周弘讓長笛吐清氣。詩胡騎爭北歸。

武陵一曲想南征。

古今注。武溪溪。乃馬援南征之所作也。援門生

爰寄生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顏延架曰。武陵曲。即武溪溪。

故園楊柳今搖落。

舊書樂志。梁樂府云。上馬不捉鞭。反拘楊柳枝。下馬

吹橫笛。愁殺行客兒。此歌元出北國之橫笛。

何得愁中卻盡生。

詠笛而在厭寇離家之人。時地則秋山。光景則風月。我腸先斷。得不歸咎吹者乎。三四分承風月。以申巧作。而律呂風反挑寇亂。關山月正引家鄉。暗為下四分領。五六用古而印合寇亂。而北走南征。又即斷腸之一證也。七八翻古而感切家鄉。而搖落盡生。卻與秋字為呼應也。句句詠物。筆筆寫意。格法又出一奇。○卻盡生拙似。

詠懷古跡五首

朱本題下注云。吳本作詠懷一章。古跡四首。此頗有見。惜未疏言其故。愚則謂此題四字。本兩題也。或同時所

作譌合為一耳。并讀韻殊不成語。必非原文。但沿襲既久。不敢增分。有辯語在首章後。

支離東北風塵際。

統言安史以來藩鎮吐蕃之擾。吐蕃雖在西偏。在夔言之。則北字內可該。

漂泊西南天地

間。三峽樓臺淹日月。

夔州十絕句云。閣閣繞繞接山顛。元微之詩。自注云。巴人都在山陂架木為居。

五溪衣服

共雲山。

後漢書。武陵五溪蠻。皆槃瓠之後。按五溪在湖廣辰州界。正在夔南。

羯胡事主終無賴。詞客哀

時且未還。庾信生平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

庾信傳。信在周常有鄉關之思。

乃作哀江南賦。其詞曰。年始二毛。即逢喪亂。燕歌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

此詠懷也。與古跡無涉。與下四首亦無關會。通首以漂泊西南為主句。首句追言其由。三四正詠漂泊。五六流水。乃首尾關鍵。終無賴申支離。且未還起蕭瑟。末以

庾信之懷。况已懷也。即子山。即子美。按舊說。俱五詩。側看殊無具眼。杜臆疑首章不類。遂以為五詩總冒。其說似是而非。古跡則各人其人。各事其事。與諸將一

類。彼何以獨無冒乎。既云總冒矣。又謂其古跡則庾信宅也。一詩兩用。成何體裁。且詩中止言庾信。不言其宅。而宅又在荊州。公身未到。何得詠及之。自知的因

以將至江陵為言枝梧特甚。至顧宸則謂因已懷而感古跡。黃生則謂因古跡而自詠。懷總緣胸中為本章所礙。不得解脫。遂添幾許蛇足耳。予直以詩意詩法斷之。世或不以其言為河漢也。

搖落淒涼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

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趙曰：歸州荊州皆有宋玉宅。此言歸州宅也。按歸即在峽外。雲

雨荒臺豈夢思。高唐賦：陽臺夢事。最是楚宮俱泯滅。寰宇記：楚宮在巫山縣西二百步。舟

人指點到今疑。

此下四首分詠峽口古跡也。俱就各人時事寄慨。益知因懷感古。因古抒懷。諸說俱為臆語。因宅而詠宋玉。親風雅也。四人中獨宋玉文章與公相似。通古今為氣類。故以搖落知悲起興。而以風雅吾師推之。三四空寫中知悲五六實拈申吾師。言宅已故而猶傳者。以文藻增華。對江山而感歎也。豈徒以雲雨臺存。勞吾夢思已乎。結以楚宮泯滅。與故宅相形。神致吞吐。擡託愈高。昔人題子陵臺云：嚴陵有釣臺。光武無寸土。與此意同。

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漢書注：昭君本蜀秭歸人。一也。二統志：村在歸州東北。

去紫臺連朔漠。邵注：紫臺漢宮名。別賦：明君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獨留青塚向黃昏。

圖經：邊地多白草。昭君冢獨青。畫圖省識春風面。西京雜記：元帝後宮既多。使畫工圖形。按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昭君不與。乃惡圖之後。匈奴求美人為關氏。以昭君行。及見貌第一。帝按其事。畫工韓延壽棄市。環珮空歸夜月魂。千載琵琶作

胡語。釋名：琵琶本馬上所鼓也。推手曰琵琶。引手曰琴。分明怨恨曲中論。石崇明君詞序：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其

送明君亦必爾也。琴。撫昭君作怨思之歌。

因村而詠明妃。憫怨思也。結語怨恨二字。乃一詩歸宿處。起筆珍重。着遺村說。另為一截。中四述事。申哀筆情。繞繞。一去怨恨之始也。獨留怨恨所結也。畫圖識面。生前失寵之怨恨。可知。環珮歸魂。死後無依之怨恨。何極。未即借出塞聲。點明。省識。祇在畫圖。正謂不省也。

蜀主規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蜀志：先主忿孫權之襲關羽。遂帥諸軍伐吳。次秭歸。章武二年。敗於猇亭。還魚復。改魚復為永安。三年。殂於永安宮。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

龍寺廟在宮東。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邨翁。武侯祠屋

廣土心屏。

長隣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因廟而詠蜀主悲不祀也。一、仇云推廟祀之由。中兩聯由廟而及祀。三四語意一顯一隱。空山殿宇。神理如是。五六流水。通下。走邨翁言祀而正見不祀也。結以武侯伴說。波瀾近便。魚水君臣。歿猶隣近。由廢斥漂零之人對之。有深感焉。祭祀同。亦只指邨翁。顧宸轉羨其祭之勤。殆欲躋襲祀於典禮耶。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

武侯祠廟中之像。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

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運舊作福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

務勞

因像而詠諸葛。由獨斷也。此章口遺像二字帶古跡。通體俱是論斷。舊解以雲霄一羽作鸞鳳高翔。幾不成句。且使全神俱失。宜乎鍾譚輩塗抹無忌矣。愚則謂此詩以唱歎法作提筆宗臣。一詩之領。伊呂。一詩之的。直以王佐許之。而未歸之天命。傷名世之不逢其會也。八句一氣轉掉。言此名垂宇宙。蕭然清高者。非所謂宗臣也哉。功業所見。紆策三分。居之特輕。若一羽耳。以彼其材。實堪伯仲伊呂。向使滿其能事。蕭曹且不足云。顧區區此割據之為乎。而且止於此者。運實為之。天不

可挽以言乎。鞠躬盡瘁。則誠然王佐之志量也。是則所謂宗臣者也。以如許曲折為八句律詩。豈容但作律詩讀。胸中掣定運移漢祚四字。便已識得帝統所歸。知前篇曰幸曰崩。及翠華玉殿等字。不是浪下也。此詩後四句。非窺見霸王器局。聖賢心事者。不能道。今日鬼園夫子見坊本史。斷俗本三國。便道帝蜀之說。固然無足怪。不知當公之世。獨見惟公一人。由公而前。僅一習鑿齒耳。宋儒定論。原本此詩。

閣夜即西

歲暮陰陽催短景陰陽猶言陰晴天涯霜雪霽寒宵一作宵五更鼓角聲

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野哭幾一作千家聞戰伐峽內羌蠻多擾不獨崔旰夷歌

是一作幾處起漁樵臥龍躍馬終黃土蜀志諸葛孔明臥龍也。蜀都賦公孫躍馬而稱帝。人事

音書漫一作久寂寥

天涯短景。立呼動結聯。而流對作起。則以陰晴不定。託出寒宵。忽霽。三四從霽寒宵生出。鼓角不值五更。則聲不透。五更。最凄切時也。再着悲壯字。直刺睡醒耳根也。星河不映三峽。則影不燦。三峽。最湍激處也。再着動搖字。直閃蒙矓眼光也。於寂寥中對此。况觸以野哭夷歌。得不戚然傷心耶。老去傷多。焉能久視。故想到近

地古跡轉自寬解焉彼定亂之臥龍起亂之躍馬終歸黃土則戰哭夷歌行且雲時變滅顧猶以耳悲目動寄虛願於紛紛漠漠之世情天涯短景其與幾何曰漫寂寥任運之旨也噫其詞似寬其情彌結矣

見王監兵馬使說近山有白黑二鷹羅者久取竟未能得王以為毛骨有異他鷹恐臘後春生鵞飛避暖勁翮思秋之甚句法奇不過云凌秋後物耳眇不可見請余賦詩二首

有王兵馬使二角鷹詩見二之三或即其人但彼為臂鷹此為野鷹所詠各別耳

雲一作雪飛玉立盡清秋不惜奇毛恣遠遊在野只教心力一作膽

破于一作千非人何事網羅求一生自獵知無敵百中爭能恥下

鞞鵬礙九天須卻避兔藏一作營三窟莫浚憂

自來說者曰首章詠白鷹次章詠黑鷹乃兩章於白黑字各無確切語何也時亦有疑焉則從而為之詞曰詩家有明例暗例或又曰不落纖巧家數吾知其口

而心不與矣蓋亦觀之製題乎題不祇曰王監兵馬使白黑二鷹而乃繁重其詞若此可知用意在羅取未得鵞飛不可見等句而不在毛色也但既不分詠篇首自須渾點今又按首章雪飛舊作雲飛原不專言白則次章黑字恐是異字之訛○首章從秋翮鵞飛詠起曰盡清秋則臘春漸近也曰恣遠遊則鵞避眇然也三四承寫出恐字未得字在野者鷹也心力破猶言徒然費盡心機正挾出王監未得而恐神情何事如何從事也猶言何法非何須何必之謂無法羅致正申心力破五六從鵞飛上寫出性格自獵不受呼縱也爭能爭顯其能也觀此句益知統寫二鷹矣七八唱歎法言萬里之鵬須避而此間之兔無憂謂必不久於此正形容恐遠遊也

黑恐當作異鷹不省人間有度海疑從北極來正翮搏風超紫塞

玄冬幾夜宿陽臺即夔巫之山虞羅自覺虛施巧春雁同歸必見

猜萬里寒空祇一日金眸玉爪不凡材

次章上四對近山有三字作意設為疑而未信之詞言如此異鷹定當從北極紫塞而來夫豈近出陽臺者陽臺即近山也下四折轉言今雖在近豈為人得行且逢春歸去耳何則性本不羈其行如風颺迅疾迥非凡品也中間玄冬春雁等點還臘後春生鵞飛避暖意其云金眸玉爪轉於白者為近益信二詩之不分詠矣

○須知二鷹在山本非王監所有亦非公所親見自不應在毛色着想正須凌空摹擬以表其奇此超與滯之辨也而北歸本志亦復吐露○二詩大致可以兩字蔽之曰不羈公老矣尚作爾許語可謂倔強猶昔

冬至

年年至日長為客忽忽窮愁泥殺人江上形容吾獨老天

涯一作邊風俗自相親杖藜雪後臨丹壑鳴玉朝來散紫宸心

折此時無一寸路迷何處是一作見三秦

長為客三字一詩綱領自相親彼自相親也

小至

唐會要開元新格冬至日祀圜丘遂用小冬日視朝宋注小至即小冬日也

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春又來刺音切繡五紋一作文添弱

線更記刺繡線不如奇市門唐雜錄宮中以女工撥日之長短至後增一線之功吹葭六琯動浮一作飛灰後漢志為室三重布

緹縵木為案內庫外高加律其上以葭葦灰抑其內端按歷候之氣至者灰飛岸容待臘將舒柳山意衝寒欲放梅雲物不殊鄉國異左傳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教兒且覆掌中杯

鄉國異三字一詩歸結大似中唐人詩○玩詩意當指至後一日更以卷後小寒食詩證之益信

奉送蜀州柏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尚書

太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

柏二中丞弟中丞謂夔州都督柏茂林衛尚書謂荆南節度使

衛伯玉位即李林甫壻林甫敗位亦貶今官於江陵時又有寄杜位五律見三之五

中丞問俗畫熊頻後漢書三公列侯車倚鹿較伏熊軾愛弟傳書綵鷁新劉孝綽詩注彩鷁船

遷轉五州防禦使唐書廣德二年置使領夔峽忠歸萬五州隸荆南節度起居八座太

夫人初學記隋以六尚書左右僕射合為八座唐同後漢岑彭傳大長秋問太夫人起居楚宮臘送荆門水白帝

雲偷碧海春與報惠連詩不惜宋謝惠連傳蘇兄靈運云每對惠連輒得佳句知吾班贊

總如銀

毛奇齡曰此長題八句完點之法黃生云首聯平鈍愚按三四為嘉隆間人嚼點然於杜首倡不害為莊重也五六渲染送行七八王維植謂鬢白苦吟不能別寄一詩非惜詩也愚以寄杜位詩互證知不如是解蓋言附此相示未盡苦衷不惜別為一詩以報老况也正指所寄之五律言

立春 入大曆二年

春日春盤細生菜 撫言晉李鄂立春日以蘆服芽為菜盤相餽 忽憶兩

京全盛時盤出高門行白玉菜傳纖手送青絲巫峽寒江

邛對眼社陵遠客不勝悲此身未知歸定處呼兒覓紙一

題詩

憶兩京全從春盤生菜觸起故三四述兩京之盛只用盤菜形容不須別作鋪張而太平氣象如見此盤也此菜也何乃於客路江干眼前振撥在及見京華之盛者惡能不悲至此後茫茫并江干亦非定處悲更何如惜結語減味

愁 原注強戲為吳體

江草日日喚愁生春 一作 峽泠泠非世情盤渦鷺浴底心性

獨樹花發自分明十年戎馬暗南國異域賓客老孤城渭

水秦山得見否人今罷病虎縱橫

客阻言愁之作日日而長者既忌其形我憔悴泠泠而淡者又惱其對我寂寞愁人所觸無一而可故於鷺浴花發皆恠之恠其當此喚愁非情之景胡不類已之知愁也下乃自言愁之故

崔評事弟許相迎不到應慮老夫見泥雨怯出必慙

佳期走筆戲簡

江閣邀賓許馬迎午時起坐自天明浮雲不負青春色細

雨何孤白帝城身過花間露溼好醉於馬上往來輕虛疑

皓首衝泥怯實少銀鞍傍險行

杜豈急於一酒食者而曰待邀久坐起筆便是戲簡午時二字一讀五六言不須為老夫慮也二句極流利朱翰譏之謂需衣有何好處蓋忘卻花間字耳花雨溼衣轉屬韻事謂醉則何能體輕不知頽老之年惟醉後尚有見興觀七古醉為馬隊詩可見結語使評事通知其故也邵寶云通首逐句順下俱帶戲語之詞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仇注路為拾遺故曰曹長愚按稱曹長恐是郎官

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雨色動微寒黃鸝竝坐交愁溼白鷺羣飛太劇乾晚節漸於詩律細誰家數去酒盃寬唯君最愛清狂客百遍相過一作看意未闌

舊以此詩為索飲戲呈遂來寒乞之謂而不知其非也詳詩意平時常飲於路此夜則留宿路齋而曉成者故不曰簡而曰呈其曰遣悶者居夢枯寂而悶曹長多情是可遣也上四春曉雨微之景下乃跌宕其詞而嗟賞之聽見其竝坐因加以愁溼之情鷺見其羣飛因許以劇乾之興此皆硬派去者勿疑兩言相背也五六遞下之詞言晚年失路瑣事成吟漸覺細碎矣而盃酒往來人情踈數殊多冷淡也今日愛客情長孰有如君者乎意未闌指路言難其不傳也人多誤會中

爾冥誅簡得一曹長便寂嗟而樂道之議者自家錯解乃云不類少陵本色不知此正少陵本色處也夫享其施而匿其惠人或指所從來則怍於色而怒於言者少陵不為也噫一飲食一議論之微亦觀過知仁之一徵也

晝夢

二月饒睡昏昏然不獨夜短晝分眠桃花氣暖眼自醉春渚日落夢相牽故鄉門巷荆棘底中原君臣豺虎邊安得務農息戰鬪普天無吏橫索錢

上下截如不相蒙者不知世亂民貧之思除夢即已夢醒即來此自其性情所結奈昏昏未幾旋復昭昭轉恨不得長遊夢境耳

暮春

臥病擁塞在峽中瀟湘洞庭虛映空楚天不斷四時雨巫峽長一作常吹萬里風沙上草閣柳新闇一作暗城邊野池蓮欲紅

讀北心解

卷四之二

七律

十八

寧成齋

暮春鴛鴦立洲渚挾子翻一作翻飛還一叢

厭搭夔峽虛想蕭相一阻於臥病再阻於風雨况復柳蓮換景長對挾子翻飛之鴛鴦益自笑其留滯矣

即事

暮春三月巫峽長荆州記語曰巴東三峽巫峽長晶晶行雲浮日光雷聲忽送

千峯雨花氣渾如百和香注漢武帝時月氏國進百和香黃鶯過水翻迴去

燕子銜泥溼不妨飛閣卷簾圖畫裏虛無只少對瀟湘

通寫鬱蒸得雨之景翻迴去雨中棲止不定也不妨對迴去不作虛用身雖溼而不妨其所事也溼不指泥結即前篇瀟湘洞庭虛映空意恨不即為峽外遊也如此顯淺詩部不曉作雨景看何故

赤甲

卜居赤甲遷居新兩見巫山楚水春自去春至夔炙背可以獻天

子美芹由來知野人語出列子又嵇康絕交書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疎矣荆州

鄭薛寄詩近江陵鄭少尹審石首薛明府據蜀客却岑非我隣梓州刺史君昂岑嘉州參笑接郎

中評事飲郎中評事勿強指實病從淡酌道吾真

將去赤甲時作三四見朝廷闊絕五六欲就荆遠蜀第七指在夔者道吾真即與言不久於此之情然此詩頽唐之甚

江雨有懷鄭典設

春雨閣閣塞峽中早晚來自楚王宮亂波紛披已打岸弱

雲狼藉不禁風寵光蕙葉與多碧古賦天雨之施惠於蕙葉點注桃花舒小

紅鍾會賦五色點注華羽參差谷口子真正憶汝岸高讓滑一作滑限西東

一二點化神女事三四正寫五六寫以上皆言江雨谷口子真一讀呼之也此句聲口神情俱現限西東仇謂鄭必居讓東也按滑字帶雨

雨不絕

鳴雨既過細雨

一作鳴雨犬漸細微雨也

映空搖颺如絲飛堦前短草泥

不亂院裏長條風乍稀舞石旋應將乳子

湘中記石燕在零陵縣過風雨則飛舞如燕止

則為石水經注燕山有石紺色狀鸞及雷風相薄小者隨大者而飛如相將乳子之狀

行雲莫自溼仙衣用神女景眼邊江

舸何匆促

一作未待

安流逆浪歸

答雨阻歸託詞也鳴雨內藏得風字搖颺內藏得稀字如絲申雨微三四承如絲泥不亂者風乍稀也兩句自相呼應五六望晴之詞祝其止舞而挾子以遊停雲而振衣適志已引動欲歸意乳子本說燕離仙衣本說神女公乃借形望家歸去之志也運古入化結聯乃自傷留滯而故作嗔人之詞言去舸何太匆促未肯稍待安流借我以行而必乘雨逆浪以歸耶婉曲之甚有妄人者儘力吹索實還未解

灩澦

瞿塘峽水中石

灩澦既沒孤根浚西來水多愁太陰

楊景五湖賦太陰之所必

江天漠漠鳥

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舟人漁子歌回首估客胡商淚滿

襟奇語舟航惡年少休翻鹽井擲黃金

詠水漲也亦寓不得下峽之意三四闊遠沉澹杜律名句七八非唾罵年少總由身不得往故作懊惱聲

季夏送鄉弟韶陪黃門從叔朝謁

朱注唐書杜鴻漸以黃門侍郎同平章事鎮蜀二年

六月自蜀還朝

令弟尚為蒼水使

原注詔比兼開江使通成都外江下峽舟船

名家莫出杜陵人比來

相國兼安蜀歸赴朝廷已入秦捨舟策馬論兵地拖玉腰

金報主身莫度清秋吟蟋蟀早聞黃閣畫麒麟

一作開

首單領弟次統舉杜門三四卸入叔之朝謁五六合指兩人七八一弟一叔也。結言弟莫耽隱而和蟲吟其早聽從叔圖勳亦思奮起功名之會哉語平意側頌禱交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二首

高棟曾軒已自涼。秋風此日灑衣裳。仇謂此日立秋後有九月三十日詩云悲秋向夕終恰好秋盡

脩然欲下陰山雪。朱注吐谷渾西附陰山四時常有冰雪不去非無漢署香。黃生說詩風雖灑衣

香故不去人知尚書郎含香奏事不攷漢官儀有侍史執香爐護衣服之文絕壁過雲開錦繡。踈松夾水奏

笙簧。看君宜著王喬履。真賜還疑出尚方。原注終明府功曹也兼攝奉節令故有此句佇

觀秦即真也。王喬賜履出自尚方。

此從水樓秋日起。蓋由苦熱之餘得此高爽之境。故語氣如此。三四緊頂涼風說下。而不去句。只就秋風與自身映帶。取致別無他意。但吐詞灑脫。了不以官職有無牽挂。亦見襟懷。五六從隔水對過寫景。顯出水樓更醒。結聯合到終明府。

慮。舊作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時。漢書終軍年十八入關關吏與軍繻軍問何為吏曰

為復傳還當以合符車曰丈夫西遊不復傳還遂棄繻而去承家節操尚不泯。為政風流今在茲。

可憐賓客盡傾蓋。何處老翁來賦詩。楚江巫峽半雲雨。清

簾踈簾看奕棋

此贊美終明府。下半到自身留連水樓。而兼述眾賓之盛。而明府深情逸趣。悠然言下矣。一結瀟灑之極。使全首增致。

見螢火

巫山秋夜螢火飛。踈簾巧入坐人衣。忽驚屋裏琴書冷。復

亂簷前星宿稀。卻遶井欄添箇箇。偶經花蘂弄輝輝。滄江

白髮愁看汝。來歲如今歸未歸。

巫山秋夜四字。提破尾聯。中四俱寫螢火。尾聯乃就見字發慨。蓋題首下一見字。杜臆所謂本意全在末二也。○坐人二字連讀。蓋自謂也。舊俱誤看螢火無坐理也。時方垂簾夜坐。倅見螢火入衣。故接忽驚字。琴書正是坐處所對。因見入來之螢。便出外看到簷前羣飛之螢。再看到井欄。再看到花蘂。層次如此。○中四句犯頭平

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

原注相公朝謁今赴後期也。○宋注按史杜鴻漸還朝仍以平章事領山劔副

元帥

青簾白舫益州來

倦遊錄劉濬白舫百棹皆繡帆青簾按益州即成都

巫峽秋濤天地迴石

出倒聽楓葉下櫓搖背指菊花開貪趨相府今晨發恐失

佳期後命催南極一星朝北斗

晉書東井分老人一星一曰南極

五雲多處是

三台

董仲舒曰太平之時雲則五色而為慶晉書六星兩兩而居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

玩本題及原注詩為杜相朝回復鎮李八應辟赴幕而作自黃鶴以此行為赴京承譌久矣益州來杜相命舫至夔迎李八也秋濤李八就舫之候也解者乃云李從益州來赴京悖於題旨且戾於下文句義矣石出句言去舫漸高上水故也櫓搖句言去舫漸遠感行故也此句便引起五六然都是預擬其時船尚未發也五六點還赴後期之事結聯竟單就相公贊歎而李八當赴之義自見南極三台俱指杜相南極以出鎮言三台以品位言着北斗五雲等字以其新從朝謁來也言自一星朝北而五雲隨應三台其福德遙臨若此李今入幕贊襄其亦共靈威顏而交宣雅化乎朱氏以南極指李八則亦紐於赴京之替說矣噫拋題說詩吾不知所說何詩結聯自對法亦互對法

簡吳郎司法

唐書兩州各有司法參軍事在東屯作

有客乘舸自忠州遣騎安置灤西頭

遠注公移東屯時以灤西州堂借吳寓居

古堂本

買藉疎豁借汝遷居停宴遊雲石熒熒高葉曙風江颯颯

亂帆秋卻為姻婭過逢地許坐曾軒數散愁

上四敘事明晰五六疎豁之佳景七八宴遊之韻事本屬公堂反以過逢一坐問吳見許賓主都化說參仇本

又呈吳郎

堂前撲棗任西隣

即灤西之堂

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為困窮寧有

此祗緣恐懼轉須親即防

一作知

遠客雖多事便

一作使

插疎籬卻

甚真已訴徵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

公向居此堂熟知隣婦之苦聽其稿棗以活吳郎新到不知其由將插籬護園公於東屯聞之嚙緊以止之非既插而責之也首句提破次句指出可矜之人下皆

反覆推明所以然三四德水所云出脫隣婦又照育隣婦者着恐懼字體貼深至
蓋竊食者其情必惡而怯也五六憂曲婦防遠客幾以吳為刺薄人固屬多心也
婦見插籬將疑吳特為我設其迹似真也此又德水所謂回護吳郎又開示吳郎
者未又借隣婦平日之訴發為遠慨蓋民貧由於徵求徵求由於戎馬推究病根
直欲為有民社者告焉而恤隣之義自悠然言外與成都題桃樹同一神味盧
云百種千層莫非仁音知言哉若只觀字句如嚼蠟耳須味於無味之表

九日五首

其二其三為五律見三之六其四為五
排見五之三其五缺次公以登高足之

重陽獨酌。盃中酒。抱病起。登江上。臺竹葉於人。既無分。張衡

葡萄酒白醴。菊花從此不須開。殊方日落玄猿哭。舊國霜前白

雁來。弟妹蕭條各何在。一作干戈衰謝兩相催。

即此上四從汲分曉既云酌酒又云無分解者備極支離。合攷後數首五律則
曰魏菊花兩冥漢五排則曰從兒具登高則曰停酒杯乃知皆輟飲獨登之作也
故首句先提出獨酌二字以見年年高會今日凄凉對一樽全無飲興隨以抱
病起登撇卻之悟此則三四豁然也擲盃而起光景可想賓朋既虛乃想到弟妹
玄猿聞自殊方白雁來從故國顧云緊注未聯
是也而其情皆觸於獨登翹首之中仍是一品

登高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無邊落木蕭蕭下。不
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台。艱難
苦恨繁霜鬢。潦倒新亭濁酒杯。

此輟飲獨登之總慨也望中所見意中所觸
層層清字字響胡應麟謂古今七言律第一

覃山人隱居

南極老人自有星。北山移文誰勒銘。遷注周顒先隱鍾山後出為海
陸令孔稚圭乃假山靈意作文
之。徵君已去獨松菊。哀壑無光留戶庭。朱注即移文誘我
松桂欺我雲壑意予見
亂離不得已。子知出處必須經。高車駟馬帶傾覆。悵望秋
天虛翠屏。

顧注山人必老而就徵者公過其居傷其隱之不終也愚按自有星見其久負重望也誰勒銘託之誰何之口也三四申之五六詰之第七譬之第八惜之五六率而

即事

天畔羣山孤草亭江中風浪雨冥冥一雙白魚不受釣三寸黃甘猶自青多病馬卿無日起窮途阮籍幾時醒未聞細柳散金甲

仇注周亞夫營故址在長安昆明池南時有吐蕃之警也

腸斷秦川

一作州非

流濁涇

明白而噴

題柏學士茅屋

學士亦亂後寓夔者有寄柏學士林居詩見二之三

碧山學士焚銀魚白馬卻走身巖居

林居詩自胡之反持干戈天下學士亦奔波謂道祿山之亂也

古人已用三冬足

東方朔傳三冬文史足用

年少今開萬卷餘晴雲滿戶團

傾蓋秋水浮堦溜決渠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

莊子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踳駁

公過學士茅屋喜其藏書之富又有佳子弟能讀率題於壁傾蓋決渠當是現成名色七八就學士家前效作指點歎羨語舊解作勉語便陋○畢竟不佳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

先是有舍弟觀歸藍田迎新婦

送示詩見三之五蓋公迫欲出峽弟能踐江陵相就之約故喜也

汝迎妻子達荊州

荊州即江陵

消息真傳解我憂鴻雁影來連峽

內鵲鴿飛急到沙頭

方輿勝覽沙頭市去江陵十五里

曉關險路今虛遠

仇注曉關即藍田

田禹鑿寒江正穩流朱紱即當隨綵鷁

朱紱自謂

青春不假報黃

黃牛灘在夔州峽口之外

首章敘清題面而急示往就之情○一二敘題已完連峽內弟至江陵距此甚近也到沙頭神往弟處急欲相依也曉關虛遠申連峽不消尋向藍田矣寒江穩流

申到沙。正可安然就道矣。第七點明即往。第八囑其不必申訂。正繳足相就之决。青春預定出峽之期也。○舊解中四都非。

馬度秦山一作關雪正深北來肌骨苦寒侵他鄉就我生春色

故國移居見客心歡劇一作勝欲提攜如意舞世說至戎好作如意舞喜多行坐

白頭吟朱翰曰白頭吟六朝人孔德經袁朗皆通用不專屬文君巡簷索共梅花笑方言有須索要之語正此索字之解

冷藥疎枝半不禁

前章明已之志。此章表弟之情。因而預摹聚首歡會之樂。○一二慰勞之也。三四曲諒其誠也。五六淺淡通下。歡莫劇於乍見相提攜而暢為如意之舞。喜更多於習處同行坐。而詠與白頭之吟。當斯時也。無斯景也。笑對梅花。花亦情不自禁矣。梅花應青春時候。○黃生曰。浣花溪裏花。饒笑。宜信吾兼史隱名。言其不信已。畏巡簷索共梅花笑。冷藥疎枝半不禁。言其善會人意。嚴滄浪所謂詩有別趣。非關理也。

庾信羅含俱有宅元城志江陵宋玉故宅庾信所居晉羅含傳荆州城西小洲上立茅屋而居春來秋去作

誰家短牆若在從殘草喬木如存可假花卜築應同蔣詡

徑高士傳蔣詡在陵人移疾歸荆棘塞門舍中三徑終身不出為園須似邵平瓜亦長安事比年病一作斷酒

閒涓滴弟勸兄酬何怨嗟

辛章直囑以謀居之事。亦結到定居相聚之樂。○庾羅宅在江陵蔣邵家在長安言買得他鄉之故宅。恍如故里之風景。因相與聚居於此。斷酒重開。弟兄相勸。樂可知已。○錢箋泥着長安仇氏脫卻長安兩謬。○胥鈔云三詩句是喜。句是寄。

人日二首其為五律見三之六。入大曆三年。

此日此時人共得共得有過節相樂意一談一笑俗相看樽前柏葉休

隨酒四民月令元日進椒柏酒按休者停也非戒詞勝裏金花巧耐寒賈充李夫人典戒人日造華勝相遺像瑞圖金勝之形又像西王母戴勝也佩劍衝星聊暫拔衝星用劍氣射斗事又暗用侵星出行語匣琴流水白須彈

呂氏春秋伯牙鼓琴志在流水按此正映下峽早春重引江湖興直道無憂行路難直道有浩然一往不復回顧意

前就人日風俗寫景後寫出峽之興

宇文晁尚書之甥崔彧司業之孫尚書之子

黃生附說此十七字

本夏夜李尚書筵送宇文石首赴縣聯句詩自注之語誤與此混也按其詩今見五之四

重泛鄭監

審

前湖

先有暮春陪二

李過鄭監湖亭汎舟詩見三之六。出峽後到江陵詩。

郊扉俗遠長幽寂野水春來夏接連錦席淹留還出浦葛

巾敬側未迴船樽當霞綺輕初散棹拂荷珠碎卻圓不但

習池歸酌酹君看鄭谷去黃緣

仇注黃緣連絡之意澤州注俗以潛通賄賂為黃緣與此不同

一二寫前湖地既勝而時復佳也三四寫泛舟遊興濃而飲興長也五六就泛湖經景七八收歸鄭監言趣類習池固堪酌酹矣不但此也主人更能好客得不啻緣而去乎。

碎卻圓似織。

多病執熱奉懷李尚書

之芳。百韻詩自注李在夷陵

衰年正苦病侵凌首夏何須氣鬱蒸大水淼茫炎海接

奇峯磴兀火雲升思霑道暘黃梅雨敢望宮恩玉井

冰

鄴中記石季龍於冰井臺藏冰三伏日以賜大臣不是尚書期不顧山陰夜雪興難乘

李必有邀公之簡題云奉懷實則奇言不赴之故也首聯點多病執熱以下句句就執熱作意即未聯致語於李亦就執熱生發有意刺劃之作。

江陵節度使陽城郡王新樓成王請嚴侍御判官賦

七字句同作

陽城郡王衛伯玉也

樓上炎天冰雪生高飛燕雀賀新成碧窗宿霧濛濛溼朱

拱浮雲細細輕仗鉞褰帷瞻具美投壺散帙有餘清自公

多暇延叅佐江漢風流萬古情

起聯點新樓成三四即新成設色五六拍合陽城亦威嚴亦瀟灑確是樓中綴語不泛結聯貼到判官賦詩黃生云一席風流與江漢相為終古命意弘遠。細細讀士公屏

輕似 欠老。

又作此奉衛王

西北樓成雄楚都。遠開山嶽散江湖。二儀清濁還高下。三伏炎蒸定有無。推轂幾年惟鎮靜。曳裾終日盛文儒。白頭授簡焉能賦。媿似相如為大夫。雪賦。梁王不悅。遊於兔園。授簡於司馬大夫。

黃生云古詩西北有高樓起語用之。愚意樓當正在開府西北隅也。用來恰好。接句又復壯闊。三四顯出樓頭。俯仰披豁。氣象第五。即穩括前篇。且美餘清。兩句意第六。即穩括前篇。參佐風流。兩句意末。聯貼合自己。作詩補前篇所不及。仇云。用梁王授簡語。正切郡王。

暮歸

霜黃碧梧白鶴樓。城上擊柝復烏啼。客子入門月皎皎。誰家搗練風淒淒。南渡桂水關舟楫。四愁詩。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濱。北歸秦

川多鼓鞞。年過半百不稱意。明日看雲還杖藜。

流寓江陵。樓止不定。發為無聊之感。不久即有公安之行也。結語見去志。○盧世淮曰。全首矯秀。詩云。如竹枝樂府。

公安送韋二少府匡贊公安詩。

逍遙公後世多賢。北史。周韋。養高不仕。明帝號為逍遙公。唐書。韋嗣立。中宗亦封為逍遙公。送爾維舟惜

此筵念我常能一作能書數字。至將詩不必萬人傳。時危兵革黃

塵裏。日短江湖白髮前。古往今來皆涕淚。斷腸分手各風

煙。

韋將他適。公與酌別。次句言去之速。筵竟則解維矣。三四以寥落之感。為送別之詞。俱上兩字一讀。爾垂念。則常簡我我之詩。不必示人。言如爾之知己者。絕少。不須浪以名通也。五六值亂向衰之慨。以古今涕淚接下。正如羊公峴山一歎也。如此則惟藉朋友遺懷耳。况又風煙分手。能無斷腸。後半於送韋意。離而復合。無限情。

留別公安大易沙門

後漢鄭志沙門漢言息心

隱居欲就廬山遠

廬山在江西九江府晉惠遠居廬山人號廬山遠

麗藻初逢休上人

南朝惠休

姓湯氏能詩人號湯休

數問舟航留製作長開篋笥擬心神沙邨白雪仍

含凍江縣紅梅已放春先踴鑪峰置蘭若

廬山有香鑪峯

徐飛錫杖

出風塵

其時有送李晉肅入蜀余下沔鄂詩云正解紫桑纜此行志在江州也合之此首益信後竟不果遂入湖南耳。上四敘未別時事客中得遇詩僧乃深喜之詞而首句已透欲赴江州消息為結聯引脈數問訪公行期而致以詩也長開觀彼來作而感其情也五見此地之景六擬彼地之景結言到彼築室相待回顧生情非必大易果往。

曉發公安

北城擊柝復欲罷東方明星亦不遲隣雞野哭如昨日

哭節啼也

以哀心聽之故云

物色生態能幾時舟楫眇然自此去江湖遠適無

前期出門轉眄已陳跡藥餌扶吾隨所之

蒼茫而起所寫者曉之景所感者發之情也自此去則竟往矣無前期終誰依耶出門攜藥過眼總歸陳跡未來亦只隨緣留既無着行亦何妨信手信心一氣旋轉不煩細削化境也

酬郭十五判官

受。唐詩紀事郭受大曆間為衡陽判官。八四年潭州詩。

才微歲晚尚虛名臥病江湖春復生藥裏關心詩總廢花

枝照眼句還成只同燕石能星隕

韓非子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以為大寶左傳隕石於宋五隕星

自得隋珠覺夜明

搜神記隋侯見大蛇被傷使以藥封之蛇銜明珠以報珠盈徑寸夜有光明可以燭室

喬口橘

洲風浪促

公入喬口詩原注在長沙北又嶽麓道林寺行云橘州田土仍膏腴蓋在衡山之旁潭衡之界

驚帆何惜片

時程

仇云和意語無泛設。燕石比已詩。隋珠贊郭詩。愚按七八更出來詩之外。情殷後會也。尤曲到。附郭詩。

杜員外兄垂示詩。因作此寄上。

郭受

按杜云。酬郭則郭詩先之矣。乃此題云爾。當必杜先有贈。而今逸也。新詩海內流傳。遍舊德朝中。屬望繁郡邑。地卑饒霧雨。江湖天闊足風濤。松花酒熟。看醉蓮葉舟。輕自學操春興。不知凡幾。首衡陽紙價。頓能高。

贈韋七贊善

贊善東宮官。以下舊編大曆五年潭州詩。

鄉里衣冠不乏賢。杜陵韋曲未央前。爾家最近魁三象。原注

下兩相時論同歸尺五天。原注。原注。俚語曰。城南韋杜。去天尺五。唐宰相比為三台。世系表。杜氏宰相十一人。韋氏宰相十四人。北

走關山開雨雪。南遊花柳塞雲煙。洞庭春色悲公子。鯁一作鮓

菜忘歸范蠡。一作萬里船。述異記。洞庭湖中有釣洲。昔范蠡扁舟至此。釣於洲上。有一陂。陂中有范蠡魚。

韋七北歸而贈之也。上四推韋家世。以杜陪說。非以競門地。正以敘世講也。都為下截作勢。乃今去者北去。留者南留。其能對春色而忘情乎。結本欲言去者喜留者悲耳。詩反以悲字嵌在公子邊。以忘歸貼在已船邊。轉饒別趣。仇注云。五六用開塞二字。景象便有舒慘之別。

燕子來舟中作

鶴注。公在湖南率舟居。

湖南為客動經春。潭州在洞庭湖南。燕子銜泥兩度新。公自上年正月來潭。舊入

故園。嘗識主。如今社日遠。看人可憐。處處巢君一作室。古詩。願居非室。為雙飛

燕。銜泥何異。飄飄託此身。暫語船檣。還起去。穿花貼一作落水益

露巾。

詳觀詩體。知題句來字。須讀蓋六句。只是詠燕子來。不黏舟也。七八乃貼舟中作。是詠燕。句句詠燕。卻是自詠。字字切。字字空。結聯方專就燕子寫。其若捨若戀之情。而以十一字貼燕。旋以三字打入自心中。不知燕之為子。美。燕子美之為燕。燕吾將叩之。漆園。讀遠看人三字。自然淚落。巢君室。本用成語。詩卻借以君指燕。言寄爾迹處。無常所也。乃知下句此字。明是自指。或改君為居。致不成語。只坐君字。活泛耳。

小寒食舟中作

杜臆。歲時記云。冬至後一百五日為寒食。廣義注云。禁火三日。謂至後一百四日。五日六日。乃知小寒食。是六

佳辰強飲

一作飯

食猶寒

看猶字指六日是

隱几蕭條戴鶻冠

隱几船中几也表淑貞隱傳有

鶻冠

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始娟戲蝶過閒慢

片片輕鷗下急湍

鷗謂之片片指成羣者言

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

是長安

一作西北

小寒食只開頭一點餘俱就舟中漫寫春况不黏着。首點節次貼身三四俱承次句寫出朱瀚謂分承上二非也。娟娟蝶卻似蒙花片片鷗卻似蒙水瀚又云蝶鷗自在而雲山空望所以對景生愁首尾又暗相照應此解卻得其曰首尾暗應者雲白山青應佳辰秋看直北應隱几也。三四第七與沈雲卿詩偶相類固非蹈襲亦非有意損益也。黃魯直范元實輩斤斤辯之前人詩話多着相處勿為所惑。

長沙送李十一

一銜

與子避地西康州

即同谷縣

洞庭相逢十二秋

公以乾元二年寓同谷至大曆五年為十二秋

愧尚方曾賜履

用王喬事借比為郎賜緋

竟非吾土倦登樓

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也

久存

膠漆應難竝一辱泥塗遂晚收

收者相存相恤之義

李杜齊名真忝竊

考容齋隨筆云後漢李固杜喬又李雲杜衆又李膺杜密皆稱李杜

朔雲寒菊倍離憂

二志別後重逢三四自敘言昔曾遙賜緋魚今乃淹留南紀以別後之踪為舊交告也五六敘李謂西康往日推心相與洞庭此會客路相存以重逢之喜為知已誦也第七彼此一總第八結出送意朱瀚云別景別情一語盡之。黃鶴以此詩屬五年秋自衡回北為不殺耒陽之證錢朱輩非之黃生仇氏是之而黃仇為得

詩經心解

卷四之二

二

寧手

卷四之二

